

F U S H O U  
H U M A N I S M

S U M M E R

福寿人文 二〇一四年八月 总第十六期

## 国际友人与上海：“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

六尺以下：中国式死亡（下）

福寿园：中报业绩稳定增长 延伸产业布局  
对往昔的追寻 一直在路上

生命尽头的光

21克——生命的重量



2014  
夏季刊  
SUMMER ISSUES



王计生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  
福寿园国际集团执行董事、总经理

## 变化与挑战

### 城市化

中国正面临历史上一场快速城市化运动，城市化水平已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将有10亿人居住在城市，将有221座百万人以上城市、23座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8座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2座2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殡葬服务基本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发展殡葬服务业，为城市的居民提供社会化、市场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 科技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整个社会，而网络服务、信息技术的出现与改变，必然会影响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殡葬业。殡葬业再也不会是原先的“划地”、“画圈”经营模式。

美国相关研究的环保殡葬方式，是把遗体深埋到土地，穿上环保的衣服，置于环保的棺材，身上埋个芯片，把所有数据输入在芯片里面。卫星定位可以确认安葬地点，并可查找所有的纪念信息。现代科技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而未来十年的变化，将是过去100年变化的总和。

### 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和手段对殡葬的服务提供、商品的供应与生产、策划活动等无不都会产生影响。这是市场化对我们的要求，也将与过去单一所有制的殡葬形态发生冲撞。

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服务贸易协议的承诺，中美贸易服务清单的谈判，表明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多领域和行业开放的姿态。民政部明确殡葬作为服务行业不是法律和条约的保护行业，将会对中国殡葬行业的未来起到至关重要影响。将殡葬行业列为服务行业范畴，为我们提高整个行业的服务理念、服务要求、服务规范、服务水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殡葬也发展的目的与研究思考的方向，最终的指向是环保、尊重、纪念。这三者是互为相关，互为交叉的。殡葬业不能将自己局限于殡葬的圈子之内，只有加强与其他行业的沟通与联络，才能使自身具有突破的思维及发展，迎接未来更多的变化与挑战。

100年后，殡葬会是怎样？我认为绝对不是现在的形态，它势必会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变化。任何一个习俗都有一个兴起和演变的过程，未来的行业发展也会遇到很多挑战，但不变的应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 思想观念

现代中国的殡葬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规模，成为社会化的重要部分。但是人们二元化的殡葬观念始终没变，长期以来重生不重死，重物不重意，虽然从形式上非常重视殡葬，但是在心理和行为上却排斥殡葬，忌讳死亡。

由于对生死观的理解在多方面处在一种逻辑矛盾的状态中，因此在意识上将殡葬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在社会的管理中将其列入另类。事实上，殡葬在社会上的定位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有人认为殡葬的传统性太强很难改变，但正如马云所说：“改变传统很难，但不可能。”

### 老龄化

国外殡葬行业曾研究过人口的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婴儿潮，有婴儿潮就有老人潮，有老人潮就有死亡潮。2025年—2045年，中国年死亡人口将突破2000万，按每次丧葬活动30人参加计算，参加人次将达6亿之多。

我经常去国外出差，国外同行都问一个问题：“中国殡葬行业如何安排好13亿人的死亡问题？”美国人口3.15亿，年死亡人数250万，殡仪馆20900家，公墓23000家；澳大利亚人口0.2238亿，年死亡人数15万，殡仪馆800家，公墓1300家；中国人口13亿，年死亡人数980万，殡仪馆1729家，公墓1266家。从这个数据的背后，我们可以思考很多问题，我们这个行业还要发展。尊重人权、尊重尊严，殡葬非常重要。

王计生

# Contents

SUMMER 2014



01 刊语 \ PREFACE

---

06 人物 \ FIGURE

---

10 专稿 \ FEATURE

## 国际友人与上海： 2014“先贤与上海记忆”论坛

---

22 特别策划 \ SPECIAL

## 六尺以下： 中国式死亡（下）

---



26 视线 \ SIGHT

## 福寿园 中报业绩稳定增长 延伸产业布局

2014 上海书展举办《百姓家史》系列丛书展  
和平来之不易 勿忘山东老兵  
我想把她最美的东西留在人间

---

36 焦点 \ FOCUS

## 寻找父辈

---



46 记忆 \ MEMORY

## MH17 航班上的公共卫生专家 望老的中国梦

风俗 \ CUSTOMS 54

## 法国的丧葬习俗

域外 \ OVERSEAS 56

## 高科技盯上殡葬业

国际殡葬协会成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 NGO

风水 \ FENGSHUI 62

## 书房窗户不宜多 植物首选是文竹

讲坛 \ FORUM 64

##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自由意志与濒死体验

读书 \ READING 68

## 生命尽头的光

影评 \ FILM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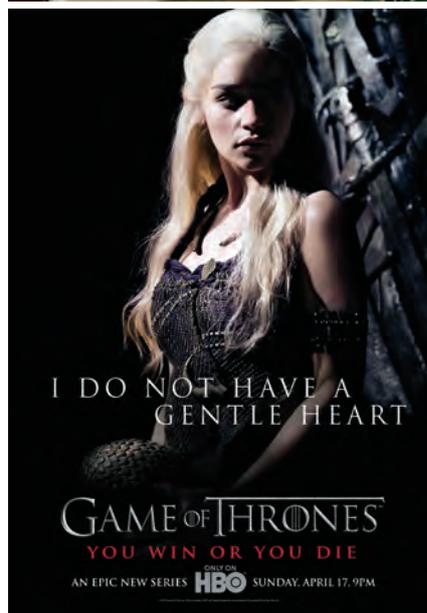
## 冰与火 生与死

21 克——生命的重量

随笔 \ ESSAY 76

## 突然想到

凯旋门的纪念 死亡有什么可怕？



# 福寿园 FUSHOU HUMANISM

福寿人文 二零一四年夏季刊 总第十六期

Authority in Sponsor 主办单位  
FU SHOU YUAN 福寿园国际集团  
INTERNATIONAL GROUP  
SHANGHAI XINMIN 制作  
CHANNEL MEDIA Co. Ltd 上海新民渠道传媒有限公司

Publisher 出版人  
Wang JiSheng 王计生

Chief Planner 总策划  
Yi Wa 伊华

Chief Editor 主编  
Allen Yan 晏宜亮

Editor 编辑  
Yucca 罗元元  
Sharon 王晓源

Designer 视觉设计  
MuZi 木子  
Dai YiMing 戴一鸣

Photographer 摄影  
Liao CaiMing 廖财明

Legal Advisor 法律顾问  
Huang Yi 黄毅

Office Add 办公地址  
Rm1306, No. 88 North Cao xi 上海市漕溪北路 88 号  
Road Shanghai 200030, China 圣爱大厦 1306 室  
邮编: 200030

电话  
86-21-54255151

传真  
86-21-54243666

本刊电子版: <http://www.fsygroup.com>

本刊微信号: FSY—FSRW



福寿园  
FU SHOU YUAN

声明: 内部刊物, 仅供赠阅交流







“70年前我开始练瑜伽时，嘲笑、排斥就是瑜伽修习者所要面对的命运，甚至我去做苦行僧，在路上拿碗乞讨，也不会遇到那么多嘲笑。”

——一代瑜伽宗师艾扬格在改变瑜伽技巧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瑜伽的社会地位。艾扬格在其著作《生命之光》中曾经这样写道。

## 生命之光的闪烁

摘自《新京报》

今年8月20日，现代瑜伽创始人、印度人艾扬格病逝，享年95岁。印度总理穆迪表示深切悼念。艾扬格的一生正如其生前所说：“我常告诉人们，活得幸福、死得庄重。”

艾扬格幼时疾病缠身，少年时投身瑜伽，并开创“扬式瑜伽”，把瑜伽从边缘的“杂耍”发扬为全球主流文化；他曾教授80多岁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后做头倒立，拥趸包括英国著名作家赫胥黎，并曾获评《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28日，艾扬格嫡传弟子拉洁薇·梅塔博士向新京报记者讲述恩师将瑜伽推向世界的传奇人生。

### 病秧子 为健身接触瑜伽

瑜伽有多流行？纽约客已经将瑜伽练到地铁上了。近日，越来越多的纽约上班族将自己在通勤途中练瑜伽

的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络上。

是谁让这项来自印度的运动风靡全球？他就是20日去世的瑜伽一代宗师、印度人艾扬格，连印度总理穆迪都表示永远铭记他将瑜伽推向世界的不可成就。

在英国公开大学现代瑜伽研究者苏珊·纽康贝看来，艾扬格最大的遗产就是使瑜伽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没有他，瑜伽很可能至今仍是边缘事物。

此言非虚，在一个世纪前的印度，艾扬格和瑜伽都是不被人看好的事物，那时的瑜伽在人们眼中就是像表演喷火一样的“杂耍”。

1918年，艾扬格出生于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的一个教师家庭，从出生起他就体弱多病，从小饱受肺结核、疟疾和伤寒等疾病的折磨。艾扬格这样描述自己：“病殃殃的，细胳膊细腿，肚子突出，头又很重，样子真不讨人喜欢。”



多年卧病在床和贫穷带来的营养不良摧残着了艾扬格的身体，医生甚至预测他活不过 20 岁，但瑜伽让他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1934 年夏天，艾扬格的姐夫、大瑜伽师克里希那玛查教授将他带入瑜伽殿堂。

“艾扬格大师的早年身体状况很不好，他通过练习瑜伽获得健康，他也希望能通过瑜伽给别人健康。”师从艾扬格 35 年的拉洁薇·梅塔博士表示，瑜伽是艾扬格最重要的人生哲学。

克里希那玛查在赞助人迈索尔王宫的宫殿里经营一所瑜伽学校。在那里，艾扬格接受了最基础的瑜伽体式指导。然而，多年的体质虚弱导致他在习练初期感到非常艰难和痛苦。他回忆说：“有时是身体，有时是心灵，它们就是不肯合作。”

艾扬格的导师非常严厉，总是督促他刻苦练习，加上艾扬格追求上进的决心，使他逐渐悟出要领。随着健康状况的好转和勤奋习练，艾扬格逐渐能做出很多高难度瑜伽体式，这超乎所有人的预料。

艾扬格永远忘不了自己十几岁时在迈索尔王宫的宫殿里展示“最惊人、最让人眼花缭乱”的瑜伽体式。在那场表演中，艾扬格展示了大劈叉等高难度体式，获得王公和导师的赞誉同时，也使他在印度小有名气。

## 成就

### “瑜伽界的米开朗基罗”

艾扬格成为导师后，开始在印度西部城市浦那教授瑜伽，他在那里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扬式瑜伽”。如今，这个词已经被收入牛津词典，这种富有艺术性的瑜伽练习方式为他赢得了“瑜伽界的米开朗基罗”称号。

在艾扬格之前，教授瑜伽的导师只是让学生们自己参透体式技巧，因此只有身体素质很好的学生才能领悟技巧，但在艾扬格看来，瑜伽改善了他的健康，他要让那些身体状况一般

的人也同样学会瑜伽。

“我 14 岁时就开始接受艾扬格大师的亲自指导，他用独特的方式教授瑜伽，为他们做精准的动作演示，矫正学生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他总能对学生感同身受，并开发出很多工具辅助学生做高难度动作，例如瑜伽垫，以前的瑜伽导师从未这样做过。”在梅塔博士看来，艾扬格温和、富有领袖魅力，但也非常严格。

随着艾扬格声望日益提高，各年龄段、能力参差不齐的人，包括很多疾病患者都前来向他求教。艾扬格不愿将任何人拒之门外，他运用自己对人体的参透，修改和调整各种体式，使瑜伽适用于每一个人。他用绳子、带子、木块和垫子帮助那些年长、体弱和身体僵硬的人体验瑜伽的疗效。从此，具有革新性的艾扬格瑜伽体系开始形成。

艾扬格瑜伽的特色之一就是长期保持体式，这需要非凡的意志力与训练，艾扬格 83 岁时曾保持 6 分钟内头倒立的姿势，双腿向左右转动。

“扬式瑜伽的精髓就是通过各种体式使身体全神贯注，艾扬格大师认为身体是我们唯一与生俱来的工具，我们一定能达到认识自我身体的境界，瑜伽就是一个实现手段。”梅塔博士说。

## 让瑜伽

### 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化

瑞士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出现使艾扬格将瑜伽推向全球，也使瑜伽不再只是人们眼中不入流的“杂耍”。1952 年，梅纽因访问印度时听说了艾扬格，与他会面后深受触动。梅纽因讲述了自己因睡眠不足引起的多种病痛，艾扬格给他开列了一个体式练习单，不久后，练习后梅纽因的肌肉疼痛现象完全消除，睡眠也变得有规律。

此后，梅纽因成了艾扬格的忠实学生，还安排艾扬格到伦敦、巴黎和瑞士等世界各地去讲学，使艾扬格的



声望遍及全球。他们俩亲密无间的友谊持续长达 40 多年，直到 1999 年梅纽因去世。

1966 年，声望日盛的艾扬格出版了畅销世界的《生命之光》。梅塔博士表示，这本书被翻译成 20 种语言，被称作“现代瑜伽圣经”，使瑜伽成为一种国际化现象。

越来越多的西方名人开始向艾扬格学习瑜伽，他的拥趸甚至包括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好莱坞女演员安妮特·贝宁和著名设计师唐娜·卡兰。最著名的当属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后，她 80 多岁时跟随艾扬格练习瑜伽，并且学会头倒立式。

如今，全球已经开设 100 多所艾扬格瑜伽学校，中国广州也开设了艾

扬格瑜伽会所。艾扬格本人也在 2004 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但他从未放弃亲自教授学生。

“他 90 多岁的时候仍然亲自教授学生练习瑜伽，直到他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93 岁时曾经来到中国，面对千人大课堂，他亲自指导中国学生练习，并矫正学生们的动作，很多中国学生都很喜欢他。”梅塔博士说。

说到艾扬格带来的影响，梅塔博士说，他让瑜伽成为超越种族、国界以及社会阶层等界限的全球性文化，2005 年时我去中国，那时瑜伽流行程度一般，如今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瑜伽。更重要的是正如艾扬格大师所说，通过练习瑜伽能真正实现内心的平和。

# 国际友人与上海

## ——2014“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



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  
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周慕尧  
为论坛致辞



福寿园国际集团主席  
执行董事  
白晓江  
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



参加 2014 “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的相关领导与嘉宾们合影

你知道汉阳路为了纪念一位资助混血儿学校的英国商人，曾叫汉璧理路吗？上海盲童学校的创始人是当年的美国加州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傅兰雅。开埠百年，有无数外国人来到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生活、工作，他们与上海到底有着怎样的联接，为之倾注了怎样的热情？

6月26日下午，由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上海人文纪念研究所、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共同主办的2014年“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在瑞金宾馆举行。论坛上，沪上侨民研究专家与嘉宾探讨了“国际友人与上海”的主题。

## 专家提议建立犹太纪念园

外国侨民研究是目前上海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国内首家在人文纪念领域的研究机构，近年来上海人文纪念研究所、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持续关注外国侨民现象。

为了让公众了解那些曾在上海叱咤风云的外国侨民，重拾大家对生活在上海的国际友人的回忆，自2012年至今，福寿园已连续举办三届“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

在论坛上，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人文纪念研究所名誉所长熊月之指出，近代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他认为，上海历史人文记忆中，本来就包含外侨这一部分。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潘光从犹太人与上海城市发展等角度深入解读这一外侨群体的特殊特点及所折射的城市精神。

潘光说，上海原来有4所犹太人公墓，后因故拆除，犹太人的一些墓碑散落在民间。由于丧葬习俗不同，再建犹太人公墓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建一座犹太人纪念园或者记忆园，开设历史犹太人物的展览。

## 那些叱咤风云的外国侨民

在论坛上，作为当年上海滩风云人物的一些外国侨民的名字被一一提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依托详实的史料为大家展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谍报英雄左尔格在上海三年的情报生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士之一——美国传教士乐灵生的故事。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潘光作《犹太人与上海》的报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作《左尔格在上海 1930-1932》的报告

上海青年报资深编辑、作家王唯铭在《邬达克与百年上海建筑》的报告中，讲述了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在上海的传奇故事，详细解读了其留给这座城市的数十栋经典建筑与海派文化的关联。

“我们现在许多城市都以‘国际化大都市’作为目标或噱头，那个时代的上海实质上已非常国际化：对内没有户口的门槛，对外没有签证的限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维江表示。

熊月之用一个个案例生动讲述了最早来沪并在当时社会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英美籍侨民；王维江则选取商人、革命者、新闻记者三个群体，讲述了德国友人在上海的故事。

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葛涛、牟振宇也分别探讨了近代普通日本人眼中的上海“好形象”以及为数不多的法侨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不容小觑的历史地位。

## 寻觅先贤与上海的城市记忆

谈及举办此次论坛的目的，主办方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副馆长伊华表示，今年是福寿园建园20周年，福寿园之所以能从行业的无名小卒成长为中国殡葬业的一块品牌，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创并坚持了符合殡葬特色的人文纪念。而本次论坛聚焦“国际友人与上海”，预示着福寿园人文纪念事业再次突破传统，进一步扩容的有益尝试，也为人文纪念全新领域的拓展带来新的课题和方向。

当天，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市人大副主任、原副市长周慕尧也出席论坛并讲话。福寿园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白晓江致辞，他表示，历史是城市的脚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先贤正是城市历史和文化最重要的聚焦。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作《第一个死于中日战争的美国人：乐灵生述论》的报告



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经理、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副馆长伊华作论坛总结发言

# 英美侨民与上海城市记忆

文 / 熊月之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熊月之

近代最早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是英国人，租界长期掌权的是英国人，租界制度的制定者主要是英国人。在相当长时期里，英国人是上海外国人的领袖，也是上海外国人的主体部分。1880年以前，英国人一直占上海外国人总数的一半以上。1910年以前，英国人在上海外国人中一直位居第一，1900年是2691人，1930年是8440人。

在上海，美国人通常与英国人并提，习称英美侨民，这既因为他们同文同种，更因为自1863年以后，英、美租界合并，他们在市政、居住、娱乐等方面，难分彼此。20世纪20年代以前，上海的英国人通常是美国人的三至五倍。在租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美国人处于英国人笼罩之下，多充当参与、附和、随从角色。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人有了自己的总会、学校等机构，在身份认同方面逐渐有明显区别。

## 英美人在近代上海的作用

政治与市政管理方面，议定《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了上海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制定上海租界一系列基本制度，包括土地承租制、纳税人会议、工部局、会审公廨、万国商团、巡捕、消防、卫生管理等；率先设立领事法庭、监狱，引进律师制度；引进煤气、电灯、自来水等市政设施。

经济方面，率先在上海设立怡和、仁记、宝顺等洋行，率先在上海进行鸦片贸易；率先在上海修建

丽如、汇丰等外资银行；开设上海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率先在上海开设邮政局；率先在上海发行纸币、邮票等；率先开设欧洲食品厂，制造面包、汽水，糖果等，生产西人所需的食品。

社会与文化方面，率先开设仁济医院等教会医院，创办墨海书馆等近代出版机构，创办《北华捷报》等英文报纸，创办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六合从谈》，创办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办上海延续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创办了晚清影响很大的杂志《万国公报》；创办上海最早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先后开设上海三个跑马场（1850年、1854年、1863年），将赛马引入上海；率先在上海举行业余剧团演出，举行划船、板球、

足球等比赛，开设上海第一个公园：黄浦公园。

英美来沪侨民中，有不少人是凶恶的侵略者，罪恶的鸦片犯，贪婪的冒险家，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诚实的商人，虔诚的传教士，敬业的设计师、工程师、教育家、学者、报人、律师、医生，他们在近代上海历史文脉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 傅兰雅

1915年，已经退休的傅兰雅，在美国家中接待来访的上海人黄炎培，说了一番颇为动情的话：“我几十年的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傅兰雅在上海首尾达31年之久。他来上海时，是一个只有师范文化程度的年轻人，离开时，已经是腰缠万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的事业起步在上海，成功在上海。离开上海以后，担任美国加州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所教内容，仍是他任在上海事业的继续。所以，他感激上海，热爱上海。他说的那番要“报答中国人民”的话，决非虚语。1911年，他捐银六万两，创建上海盲童学校，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盲童学校。为了开展中国的盲童教育，他特地编写了《教育瞽人理论》一书，介绍欧美等国盲人教育情况。为了帮助上海的盲人教育，他命儿子傅步兰在美国学习盲童教育，然后将他派到上海。傅步兰后来担任上海盲童学校校长。傅兰雅也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鼎力相助。

## 林乐知

林乐知在上海教书、办报、传教，直到1907年在上海逝世，在上海生活47年。他作《中西关系略论》，写《中东战纪本末》，他的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对中国国民性落后

的方面，进行了相当系统、细致而深入的批评。他不止一次表示：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那么多年，对中国处境，有感于怀，不得不说。帮助是认同，批评也是一种认同。至今阅读林的著作，仍能感受到他对当时中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切之情。

## 哈同

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49-1931)是上海著名犹太富商，以善于经营房地产出名。另一方面，也是今人较少说起而民国时期上海人时常会说起的一面，他是个大慈善家。他多次开放哈同花园，为各地水灾募捐，也多次捐献现款，在不同时期为救济灾民捐款达数百万美元。他在哈同花园里设立仓圣明智大学、仓圣明智女学，另外创办四所小学，在杭州建立一所小学，提供全部经费，并聘请康有为、陈

三立、王国维等人来哈同花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收养了很多孤儿作为养子、养女。他既信仰犹太教，对佛教也很有兴趣，他去世前嘱咐，死后要举行佛教和犹太教两种宗教仪式。由此可见，他对中国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哈同去世以后，《字林西报》刊登的讣告这样写道：“他的天赋、他在金融上的成就和其他方面，都将被永远铭记。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如此之久，这里亦已成为他的家园。”

## 卜舫济

美国侨民卜舫济(F.L.Hawks Pott, 1864-1947)，18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进入美国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1885年来到上海。为了掌握汉语和了解中国民间习俗，他只身前往上海近郊嘉定，住进农家，与农民一起生活。为了拉近和当地人的距离，他着长



上海滩一代大班哈同

袍马褂，留长辫，按照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卜舛济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精到的认知与评价，他认为，中国文化尊崇道德，关注品行，相当伟大；仁爱在中国社会关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仁”也有它自身弱点，即由于强有力的家族和宗族制度的作用，人们主要施善于自己家族或宗族的人，而对外人则漠不关心。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偏重训练记忆力而缺乏思维训练，过分专注于经书，耗费了过多的精力，也导致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然科学的一无所知；中国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要注意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那种“把重点放在工艺性和功利性的课程上，忽视哲学和文化学科的研究、走向世俗主义”的教育，未必就是一种好的教育。为此，他提出警示：在中国存在着一味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而忽视保存自己古老文化优良成分的危险，新旧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些看法，即使放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卜舛济在民国时期就能有此认识，不能不归结于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

### 雷士德

雷士德是当时上海的地产大户。他在南京路上的地产，1924-1933年升到第二位，总资产超过1400万两白银。他生活极端俭朴，俭朴得难以想象，他在去世前，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将所有遗产留在上海，其中少量遗产赠予个人，其余都赠予慈善团体、医院、学校，很大部分用于建立雷士德基金，资助贫困学生。他在遗嘱中深情地写道：“在将近六十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处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



以英美侨民名字命名的武康路

雷士德如此做，一定有其特别的精神因素，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雷士德至今还是个谜，我们对他知道得太少。

### 至少有25条马路曾以英美侨民名字命名

与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类似的英美侨民还可以说出一长串，雒魏林创办仁济医院，将西医引入上海，救死扶伤，厥功甚伟；范约翰在上海执教数十年，致力于平民子女的教育，成立人力车夫会，以增进人力车夫福利。海淑德将毕生心血献给了上海女子教育事业；担文律师在上海执业长达40年，坚持为华人打官司，仗义执言；鲍威尔主编《密勒氏评论报》，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声名卓著，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而致残。

近代上海至少有25条马路是以英美侨民名字命名的，其中不少人对上海城市发展有一定影响，例如，文监师路——塘沽路，是纪念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他对于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作用很大。福开森路——武康路，是纪念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J.C.

Ferguson)，他对于《新闻报》的创办、南洋公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麦特赫脱路——泰兴路，是纪念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他是创办格致书院的发起人，对于上海引进西方科学起了重要作用。哈同路——铜仁路，是纪念哈同。汉璧理路——汉阳路，纪念英国商人汉璧理，他捐助建造了上海混血儿学校，还捐献了外滩公园里的一些大树。

###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近代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数以万计的外国侨民年复一年地在这里工作、生活，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人生的足迹，留下了他们的快乐与痛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上海这座城市也对他们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要、关键的影响，其中有些人出生在这里，有些人安葬在这里，有些人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在这里创造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海历史人文记忆中，本来就包含外侨这一部分。今天，当我们满怀自信地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时，更感到这份记忆的宝贵。

# 商人、革命者、新闻记者 ——德国友人与上海

文 / 王维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维江

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性大都市不属于一个民族，而是属于所有人。”这样的世界性大都市，在19世纪后半叶的清帝国已经出现，一直到1949年，上海就是这样的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大都市。

在这样的大都市里，其居民不仅来自国内的各个省，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现在有许多省会城市都以“国际化大都市”作为目标或噱头，那个时代的上海实质上已非常国际化：对内没有户口的门槛，对外没有签证的限制；只要是地球人，都可以怀揣梦想，来到上海。

有一段时间，这些人被贴上了“冒险家”的标签；今天则被赠与“国际友人”的头衔。其实，过度地贬或褒都不符合历史的实相，反而折

射出自身缺乏海纳百川的真诚和勇气。

商人是“冒险家”的先锋，“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中国老话，对外国人也适用，所以国际商人总是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的首要指标；革命者是现政权的对立面，外国的革命者在上海能够麇集，则是衡量这个城市国际化的特殊指标；而记者能在上海自由办报，更凸显这个城市的政治和文化自由度。所以，在15分钟内从这三个层面来考察国际友人与上海的关联，不失为一个明智而可信的视角。

## 德国商人在上海

理查德·冯·卡洛维茨 (Richard von Carlowitz, 1817-1886) 与礼

和洋行 (Carlowitz)：首先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最早来上海开拓市场的德国商人及其洋行知之甚少。最早 (1856年) 在上海设立分行的是禅臣洋行 (Siemssen)，其次是礼和洋行和美最时公司 (Melchers)，这两家都于1877年到上海开设分行。我今天之所以选择礼和洋行来讲，并不是说其他两家不重要，而是礼和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可以展现出来。首先是礼和洋行的大楼仍健在，即今江西中路255号的五层红楼，于1898年建成。这座楼是德国人留存上海不多的几个建筑硕果，无声地展示着那个时代德国洋行与上海休戚与共的关系：正是1877年在上海开设分行才开启了该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公司。它以进口德国工业

品为主，小到照相机，大到铁轨和火车蒸汽机车头，从面粉厂、造纸厂、采矿机械设备到武器弹药，经营品种极为广泛。到世纪之交，该洋行已发展成一家著名的国际大公司，进出口额为5000万马克。1931-1937年，国民政府通过该行进口了巨额军火。唯一遗憾的是，卡洛维茨于1873年返回德累斯顿，未到上海参加分行的设立。

如果说卡洛维茨代表了19世纪后半叶德国商人与当时上海的因缘，那么，今天几乎已湮没的格拉特（Alfred Glathe）则可表征当时重要而如今事迹不彰的大批德国商人与上海深度关联。

1909年，格拉特作为哈利洋行（Sietas Plambeck）雇员前往青岛。1914年-1920年被日本人关押。1919年，该公司的老板之一Hans Augustesen在上海创办了雅利洋行（H.C. Augustesen China Trade）。1920年，格拉特前往上海，在该洋行任职，并成为洋行合伙人之一。到1925年，洋行已发展到5个合伙人和14个德国雇员。翌年，Hans Augustesen去世，格拉特与人创立Glathe & Witt公司（中文仍称雅利洋行）。

这里重点要陈述的是，格拉特1941年担任在沪德国社区的主席，挽救了很多逃亡到上海的战争难民的生命。据一位荷属印度难民回忆：她母亲带着一双儿女逃出，四岁多的男孩突发急病，在上海救治无效死亡，被格拉特葬于沪上德国墓园（Deutscher Friedhof，《Ostasiatische Lloyd》报称之为Hungjao-Friedhof）。母女俩被格拉特收留，于1941年的7月-10月住在其家，然后迁往“德国之家”（Deutsche Heim），该处收留有60个妇女和儿童，大部分来自荷属印度，直到1946年。

1993年，该作者委托一来沪学

者寻找旧踪，找到格拉特的房子，德国之家已不见踪影，德国墓园已被平，上面造了别的建筑。值得一提的是，商人Hans-Wilhelm Siegel（1903-1997）先生于1955年在上海的德国教堂发现49罐骨灰，后被运往汉堡。德国东亚协会将他们安葬于汉堡的Ohlsdorfer Friedhof，并立了碑，碑上有当年在华著名记者Erich von Salzman和Wolfgang Sorge的名字。

## 革命者在上海

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

1944）已成为世界间谍史上的传奇人物，但偶然的失手还是让他丢了性命。

佐尔格手下有一位德国奇女子，本名为库钦斯基（Ursula Kuczynski），出生于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大学者。30年代初，她随丈夫——工部局建筑师伦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来沪，其夫家则是西里西亚纺织厂的大老板。通过史沫特莱，她结识了鲁迅、宋庆龄、陈翰笙夫妇和董斯秋夫妇。50年代她定居民主德国，为人所知的是其笔名鲁特·维尔纳（Ruth



共产国际著名情报人员 佐尔格

Werner)，其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Sonjas Rapport)于1977年出版，成为畅销书，并在2006年再版(中文版于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引进，书名改为《谍海忆旧》)。1987年，80岁的她作为老战士代表团成员重返“故里”，找到了在霞飞路的旧居——联排别墅，今淮海西路1416号，后改为1676号。这房子是为了地下工作的安全专门租的，佐尔格、著名左派作家兼记者柯绪(Egon Erwin Kisch, 1885-1948)、陈翰笙、董斯秋(即佐尔格被捕后故意错称的“王同志”)都曾在这里接头。

库钦斯基的谍报足迹曾到波兰、瑞士、英国、苏联，她的电台把大量情报传到了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竟然没有失过一次手。她在上海生活了五年。她于2000年逝世，享年93岁。

汉堡嘉夫人的传奇只是那个时代众多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沪活动的缩影，这些人中有记者、医生、商人等，但在上海，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革命者。

## 新闻记者

第一份德文报纸为《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r Lloyd)，创办于1886年，初为日报，后改为周报。该报现已属罕见之物，徐家汇藏书楼收有1896-1906年的全本，柏林的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分。其创刊人、1886-1899年的发行人兼主编布鲁诺·那瓦拉(Bruno Navarra, 生卒年不详)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常在本报发表文章，署名为“N”。1901年这些文章集结由在沪的德国出版社壁恒图书公司(Max Nessler)出版，书名为《中国和中国人》(China und die Chinesen)。

《德文新报》的另一位名记者

叫弗里茨·赛克(Fritz Secker, 生卒年不详)，1913年，他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一个字——《申》(Schen)，体现着他对上海的深厚感情，他书中所使用的纪年为“癸丑”，而不是民国时期时髦的“1913”，反映出他对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所持的冷静态度：他对所谓的改革者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价值的行为忧心忡忡，对中国人一窝蜂地模仿西方表示惋惜。只有将自己认同为上海人的外国人，才会如此替人操心。

我们知道，史沫特莱是美国人，可是不要忘记，她是受雇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而来上海的。在上海的记者，无论真假，德国人不在少数：佐尔格是顶着记者的头衔在沪从事间谍活动的。

1925年来沪的德国共产党人、1941年牺牲于山东的汉斯·希伯(Hans Shippe, 1897-1941)也是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活动，其于1928年在柏林出版《从广州到上海》一书(Von Kanton bis Shanghai)。还有捷克著名记者柯绪，以德语写作而闻名。1932年来沪，同年经莫斯科返回柏林，写作出版了《秘密的中国》(China geheim)，旋遭禁，但很快在莫斯科出版；1935年，英文、法文版面世，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中文版，1938年出版，译者为著名作家周立波。

另一翼的德国记者在上海也不少，如沃尔夫冈·佐尔格(Wolfgang Sorge, 1891-1941)，虽与间谍佐尔格同姓，但没有丝毫血缘关系。他出生于商人家庭。先后在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和人类学。1915-1919供职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报纸。30年代，他作为柏林一家报社记者来到中国和苏联。他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被英国人视为德国间谍；他

在哈尔滨与间谍佐尔格有来往，但间谍佐尔格认为他是纳粹的间谍。他著有《太平洋的战火》(柏林, 1934)、《亲历满洲国》(柏林, 1938)，他于1941年在上海去世。

另外，在40年代的上海，还有一份纳粹外交部出资创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为此专门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德国人梅纳特(Klaus Mehnert, 1906-1984)担任主编。他曾在图宾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主攻政治学。1931-1934年，他同时担任慕尼黑、莱比锡和汉堡三家报社的撰稿人，在苏联旅行，撰写相关文章，但这些文章让苏联当局和戈培尔都很恼火。

1941到1945年，梅纳特在上海做了近五年的主编。是他发表了文艺青年张爱玲的《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等三篇英文文章，梅纳特在编者按中称赞张爱玲为“promising young talent”。此外，老舍的小说、江亢虎的政论文，也出现在这本杂志里。杂志还常刊登有关日本、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亚、苏联的大块文章，就连后来的挑剔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是纳粹外交部的宣传术过于高明？还是梅纳特坚持了一个学者的良心？

阿拉伯人有句俗语：“越是神圣的城市，其居民越是邪恶。”上海从一开始就与神圣无关，它是一个极其世俗化的国际大都市。它不是天堂，它同时又是天堂，因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它是中国人的天堂，也是外国人的天堂，是所有人的天堂。而这一切的来由，在于它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以上所举德国友人在这里的经历，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 邬达克与百年上海建筑

文 / 王唯铭



上海青年报资深编辑  
作家  
王唯铭

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于1925年在上海创办了他的设计事务所，在沪29年中，设计了数十幢建筑。其中，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刘吉生住宅、吴同文住宅等都成为上海一时无二的地标。完全可以这么说，“邬达克与他的作品，是上海一路演进的佐证。要了解上海，必得了解邬达克。”

邬达克1918年11月来到上海，一文不名、饥寒交迫。今天我们来纪念他，说他是先贤。他对这座城市也经历了从不热爱到逐渐认识、逐渐整合并融入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海派文化一个重要的特征。他1947年离开上海，在29年中邬达克为上海留下的建筑数量有多种说法，我比较认同匈牙利领事馆说的57幢。

从建筑美学上来解读的话，邬

达克的设计基本上三个风格。首先是古典主义（如1924年的诺曼蒂公寓），然后是装饰艺术主义（1934年的国际饭店），再有就是现代主义（1938年的吴同文住宅“绿房子”）。他的很多建筑都是华人投资的，不是洋人，说明他尤其擅长与华人资本家交流。吴同文住宅现在是社会的热点，此前开放的时候，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

邬达克出生于1893年1月8日。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为他的出生地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事实上，他出生于当时的奥匈帝国。邬达克对自己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多种身份也愁肠百结：“我究竟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困惑，因为我不能把自己劈开，就像我的祖国被割裂那样。”当时邬达克来

到上海，他是难民的身份，而且是战争中的俘虏。他的身份在上海始终可疑，因为奥匈帝国是站在德国一边的。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中说：“我不能设计德国风格的房子”，因此他只能与正在崛起的华商资本家进行沟通。

20世纪头十年，是怎样的一个上海？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李家厂一带的830亩土地为第一个租界，1848年扩大到2820亩，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到33053亩，“十里洋场”基本形成。1846年，西方纳税人在租界里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1854年，公共租界道路码头委员会变身为租界中的市政管理部门：工部局。西方文化随之大量地影响着租界中的华人群体，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着影响。还有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80年代，

上海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那个时代的建筑类型主要有：1853年的圣方济各·沙勿略等教堂，1860年之后的东印度式，1870年以后的石库门，19世纪中后叶的上流社会花园别墅，比如丁香花园、哈同花园。

1895年以后，上海迅速崛起。1912年到1927年，上海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五。这个速度，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上海一流大都会气象万千的格局。由此海派文化开始形成，新市民开始形成，华洋杂处。邬达克这时来到上海，这是一种文化的双向同构，即上海作用于邬达克，邬达克也发挥于上海。他在新古典主义、艺术装饰以及现代主义这样三种主要风格中自由地转换，随心所欲、步步生花。

1920年是新古典主义在上海大行其道的时期，邬达克设计建造了美丰银行大楼，是他下意识的一个暗喻。何东公馆让他又回到了他的古典主义时代，即今天的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在地。“诺曼蒂公寓”建于1924年，这是邬达克很少拿到的洋人的订单（法国储蓄会），其现在是上海的经典地标之一。这幢建筑的“长阳台”，说明当时上海租界的治安非常好。息焉堂是邬达克设计的宗教教堂之一，旁边就是今天的哈密路。美国花旗总会，之前曾是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地，

目前空置。爱司公寓（1927年），旁边就是伟大的霞飞路（淮海路）与陕西南路路口。

这之后邬达克拿到了更大的订单，就是艺术装饰建筑——国际饭店，使他一战成名。最早的时候是做公寓的，因此叫四行大厦，1934年完成以后，整个世界正陷入危机，因此公寓这种类型不能在市场上运行，由此改变成今天的饭店。

1931年的孙科别墅，现在的番禺路（当时的哥伦比亚路）是工部局不断跨界筑路产生的。慕尔堂，1931年，在汉口路西藏路口，建于刘吉生住宅。这幢建筑是刘吉生献给他的太太的。花园中的雕塑就是邬达克在匈牙利定做的，是关于“美”和“妒忌”的故事。文革时期差点被毁于一旦，靠当时上海作家协会老作家的努力才保存下来，现在就在巨鹿路。

新市民既是海派文化的接受主体，又是海派文化的创造主体，新建筑应运而生。上海成为继纽约之后全世界拥有最多艺术装饰建筑的城市（1000多幢），世界“第六大都会”的称呼名符其实，譬如沙逊大厦（1929年）、国泰电影院（1932年）、百乐门舞厅（1933年）、中国银行大楼（1936年）等。1933年的大光明戏院是现代主义建筑，然后是1934年的国际饭店，该建筑

让邬达克的名字永远刻在了上海的城墙边。吴同文住宅，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邬达克的最后一幢建筑，其实其最后设计的建筑是1941年的俄罗斯男生宿舍，就是今天向明中学的一部分。

邬达克说，教堂是他的心灵宁静之地。邬达克在上海留下了57幢建筑，他赚了很多的钱，但在教堂的建造上是不赚钱的，因为他认为宗教与众不同。1947年他离开上海以后去了美国，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这一生最热爱东西并不是让他成名的种种建筑，而是考古和宗教。这给我对邬达克的研究带来了很深的启示。我目前只是在海平面上，还没有深入到海平面之下甚至海底。因为邬达克的心灵如同宇宙黑洞一般神秘莫测。

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真的还刚刚开始，关键是他对上海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在1953年说：“上海是打开中国之门的一把钥匙。”那么，邬达克留给上海的这些建筑可以看作“这把钥匙”的组成部分。对这些建筑的解读，我们可以渐渐地逼近比较朦胧的还不那么清晰的上海，但是真相是永远不能穷尽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真相被埋藏进时光的黑洞中，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逐渐地了解真相。



# 六尺以下：中国式死亡（下）

文 / 施钰涵 本文原载《商业周刊》中文版



通常对这一行的看法是，死人生意比活人生意更好做。仔细想想，又有哪一部分是真正向死人收费了呢？对于死者，一切时间和空间微不足道，但生者会在乎。正是因为生者的这份在乎，才有了殡葬业。从“殡”到“葬”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都是为了让生者尽快走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

## 耕耘情感的沃野

自从2010年有了“经济适用坟”这一说法，殡葬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土地的问题就日益变得紧迫和突出。房价一路高涨，人也变得“死不起”，但“地下CBD”与房地产行业的商业逻辑有很大不同，即不是“死者与生者争地”，而是有限的土地使用面积迫使殡葬业做各种模式创新。

经济学上，关于房价与地价的关系经常扯不清，是地产商拉动土地价格，还是政府控制土地招拍挂数量推升地价，最后由高房价表现。墓地跟房地产行业具有相通性，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第一，墓地的土地是没有交易的。房地产的房子是卖掉的，墓地没有卖掉，殡葬企业提供服务契约，提供空间，保管骨灰盒，石材、墓碑、花都是个记号；第二，从长时间看，墓地是个循环概念，这个地方可以葬第二个人。殡葬作为公共服务业在中国的历史还短，再过六十年会出现大量无主墓。

殡葬这一行对客服人员制定的用语规范是，绝对不可说“欢迎”、“再见”或是“欢迎再来”。不过，倒是有不少人来过不止一次。和买房一样，有些人要多看几次才放心；有些人则趁着休息时间来看望家人。周末在上海青浦的一个陵园，好几辆电瓶车同时在园内穿梭。春日午后，园子里鸟语花香，草坪上有山羊吃草，水池中有天鹅嬉戏，如果不往深处走看到一排排墓碑，很难意识到这里是墓园。

从1996年开始，王计生陆续带高层出国，考察了美国的阿灵顿公墓、法国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和俄罗斯的新圣女公墓。确定了学习对象后，福寿园也决定从“公墓”向“公园”转型。

转型在商业上是颇为成功的。其招股说明书中透露，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的毛利润率均在80%以上，净利率均在30%以上。这些数据超过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这些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

《殡葬人手记》说：“好像我们是一座家庭农场，不过耕耘的不是普通的土地，而是情感的沃野。”殡葬业从业者的情怀很难为外人所知。

从“墓”到“园”这一个字的改变，可以颠覆人对自身的认识，公墓是传统的，几百年来就是跟死人打交道的地方。但其实这个空间可以建立起人对自身观念的美好认识。

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潜规则，但说开了，门道往往是相通的。就像买房希望住进名人小区，中国人挑选墓地时也有人脉资源的考量。（你又如何知道天堂里邻居不用互相打招呼？）从某个维度上说，福寿园想成为未来上海的人文博物馆，对于未来客户来说，诸如阮玲玉、汪道涵、谢晋、章士钊这些名字就很有吸引力。这就是福寿园的策略：“名人集邮”。

名人集邮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1995年，福寿园的销售额还只有200万元，但一年后就飙升至2760万元。个中原因是当年在新疆罗布泊遇难的探险家余纯顺入葬福寿园，并吸引了更多眼球。对于任意一家想提高毛利润率的公墓来说，以下四类逝者客户都是不能不争取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名人和企业家。那些有商业抱负的殡葬服务公司，名人集邮的操作手法已经日臻娴熟。对于老干部，他们深知庄重就可以，不要花里胡哨，给他弄两个“八一”勋章，厚重真诚就行；名人一般喜欢雕塑比较多；而企业家的墓地则是一栋房子一辆车。不论这四类稍带社会阶层标志的人群还是更普通一些的平民百姓，能与所生活的城市的历史名人同住一个“小区”，怎么说都算一件幸运的事。

相比那些地下不为人知的空间，地上的墓碑更能满足人的情感诉求。人是

一本书，死去时这本书已经合上，再怎么写都写完了。

墓碑是一个人最后留下的只言片语——尽管常常不能代表本人心意。

各种墓碑产品也作为一种艺术和创意产品大行其道。一个个性化的雕塑型墓碑，价格可以从五六万到几十万。“有钱做一个圆雕，没钱做一个浮雕，”年近80岁的艺术墓碑设计师王松引说，“有些人会说多少钱都可以满足，就是自己要花这个钱；过去还有过雕塑上描金都是真金的，从情感上来讲，钱都不是问题。”

如同那些喜欢琢磨客户消费偏好的商业公司那样，殡葬业也尝试将不同的客户喜好转换成更客观理性的数据——最不起眼的商品利润率竟然是最高的，这就好比饭店里鲍鱼鱼翅的利润其实小于一盘酸辣土豆丝，银行毛利最高的其实是手续费。普通的商品墓利润率达80%，节地葬产品50%，那些耗费3个月甚至更久的雕塑成品利润率反而更低。

土地风险导致的产品的多元化促进了殡葬业收入的增长，而未来的增长将更多来自于非资源性服务的收入——周年祭、礼仪追思、佛事超度、四季常开的盆花以及时不时修理一下墓碑，等等。而正是这些服务而非商品让客户在未来70年都倍感温馨。

## 殡葬业，向西去？

拉罗什福科的《箴言集》里说，死亡和太阳令人不可逼视。正如世人对太阳熟视无睹，为生活营营役役的人们对死亡这个事实通常也是视而不见——年轻人奋发有为，买房买车，觉得死亡很远；中年人正当壮年，在家庭和事业间焦头烂额；到了五十的人准备开始财务自由、属于自己的生活；更年长一些的人们颐养天年，对自己说希望可以活到一百岁。

在中国，多年来生死教育的缺失让人们对如何告别、如何哀悼、如何让死者入土为安保持漠然。

土地是殡葬业目前最大的风险所在。为了控制土地消耗的速度，殡葬业开始开发并大力推销诸如花葬、树葬等占地面积更小的产品。墓穴也从过去的平均2平方米缩减到了未来的零点几平方米。

但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面积减少，价格不变，如何做到？销售人员卖出节地葬产品的提成高于普通商品墓的提成；节地环保固然是引导客户的重要措辞，但更能打消客户顾虑的是，占地虽小，档次不低——你和名人同享一片土地，名人享有的服务你也同样拥有。

10年前，福寿园每年控制占用的土地面积为12亩（约8000平方米），之后逐年递减，2014年控制占用的面积是5亩（3333平方米）。

其2013财年，土地成本占墓地服务的销售及总成本的比例仅为9.0%。“大小不是问题，关键是你可以享受环境。”邬亦波说。调整之后，节地葬产品的收入占到福寿园营业总额的40%。

当土地红利逐渐释放完全，墓地销售已成红海时，具有策划性质的服务场景才能让利润得以维持甚至提高。国外购买墓地的客人100%都会选择落葬仪式，这个比例目前在国内还不高，像福寿园的客户选择落葬仪式的也只有35%，但这是中国殡葬业的未来盈利增长点。

一场明码标价的中式落葬礼仪就可以说明这场买卖的性价比。落葬即将骨灰盒安置在墓穴中。比如3800元中式礼仪套系流程包括：走路、抱盒、祈福、安放等动作的无限细分。用到的产品有：白帐篷、墓碑鲜花、礼仪桌、匹配供品



和香炉的供桌、焚烧桶、黄纸、头香和单支菊花——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租赁使用。匹配人员：礼仪师和协助师各一名。若是西式礼仪，点燃莲花香台变成了点燃油灯，单支菊花变成玫瑰 20 支，仪式色系从红白变成白绿。此外，收费不变。这样的仪式，每天最多会有 20 场。

相比中式礼仪，西式更加环保，中国素来有“事死如事生”和“厚葬”的传统观念。有趣的是，作为中国殡葬业上市第一股，福寿园从高层到基层员工都一致认为“这一行最大的敌人是部分陈旧的传统观念”。

“我没想到他们是放爵士乐，事先没有跟我讲，一放出来我就知道了，太好了。”年近 70 岁的上海市民陈忠人这样评价他母亲陈瑶光的人生告别会。2012 年 1 月去世的陈瑶光是蒋介石第二位夫人陈洁如的养女。

陈忠人说，中国传统丧礼上“哭得死去活来”和半小时之后“吃豆腐饭眉飞色舞”都令他无法接受。“我不要大家见眼泪。这个和送飞机一样，哪有送他回美国你在地上去死活来？没必要，人就是没了，是不是？我需要正能量。”围棺和来宾座椅上的紫色玫瑰花，现场爵士乐的配合，玫瑰花香皂的回礼……这场耗费 5 万多元的人生告别会在陈忠人看来是贵了，但另一方面，“我妈妈能够睁开眼的话，她只会笑。”

朱晨艳策划了这场私人订制的告别会。她此前从事婚礼策划多年。人们结婚时去找婚礼策划师商讨具体事宜，但在葬礼和人生告别会上，策划师的作用更多是帮助生者释放情绪。

传统流程的一个小时、三鞠躬、绕一圈离开（业内称 131）无法让生者释怀。“他会说你给我弄最好的，但他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朱晨艳说，“你要在他的情感起伏中抓到那个点。”

专门成立礼仪业务部门介入墓地销售后，2009 年，福寿园就从过去的 80 场落葬仪式增加到 400 场。现在这个数字是一年 800 场。有待继续增多的落葬仪式和具有更多琐碎细节的殡仪共同代表着殡葬业的蓝海。

为了打通上下游，福寿园多次向台湾同行学习，即将在 5 月提供入殓服务；也在考虑购进火化机，完善从前端到后端的产业链，这意味着公司需要和政府合作——后者对遗体基本整容化妆、遗体防腐和租赁若干殡仪设备有着严格控制。

## 不知死，焉知生？

殡葬业对投资大师彼得·林奇 13 条选股准则第 7 条“公司业务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心领神会。林奇曾经投资了全美最大的殡葬连锁服务商 SCI，或许彼得·林奇深受本杰明·富兰克林那句名言影响：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征税是确定无疑的。

死者一无所求，生者营营不休。从咽下最后一口气到入土为安，所有由死者和生者共同参与的仪式都是为了纪念这个一生中只消费一次的事件。在《喜宴》里看到中国 5000 年性压抑的李安后来跟张艺谋对话时说，“老实讲，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样，我们才要强加意义，有了意义、故事、起承转合，好像人生可以讲出一个所以然，不再孤单和恐惧，可以找到共鸣。”

不知死，焉知生？这也是本刊关于殡葬业商业报道的故事和意义，希望你不再孤单和恐惧，可以找到共鸣。



# 福寿园 中报业绩稳定增长 延伸产业布局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

2014年8月4日，被誉为“内地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集团（1448.HK）对外发布了公司2014年上半年业绩报告。

这家中国最大的殡葬服务公司自上市初起，就持续受到众多投资者的青睐，美国彭博资讯公司评选出的全球十大基金中就有八家长期持有该股票。根据最新业绩报告显示，2014年上半年，福寿园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4.101亿元，同比增长33.7%，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1.289亿元，同比增长29.4%。除业绩稳定增长外，福寿园同时实现了上市后首次派息，中期股息每股股份0.0195港元，其业绩数据及股东红利均向市场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福寿园成立于1994年，是首批从海外引入现代墓地及殡仪服务开发、管理方式的公司。

经过二十年发展，福寿园以其独特的人文理念和领先的行业发展观走在了中国殡葬业的最前沿。由于所处行业的特殊性，该公司自去年年底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而在今年的中期业绩报告里，福寿园集团的几项业务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点布局进一步展现了公司自进入资本市场以来对行业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和谋篇布局。

## 定位服务机构

福寿园将自身发展定位为“殡葬服务机构”，上市以来，公司高管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福寿园为客户提供的是全面的、人性化的殡葬服务，而非简单的墓地售卖。这一战略定位的一个重要具象化体现即是公司在非墓地服务板块的开拓性重点投入。

从收入结构来看，殡仪服务当前已成为福寿园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之一。殡仪服务不会受到土地资源限制及直接的政策波动风险，是国内殡葬企业一个重要的拓展方向。据中报显

示，福寿园墓地服务的营收占比已从去年同期的81.3%下降到74.8%，而殡仪服务及今年新推出的配套服务合计营收占比则上升至25.2%。这一发展思路与国际领先公司不谋而合。作为殡葬服务业国际龙头的美国国际服务公司(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SCI)，其业务结构中墓地服务仅占收入的1/3，其余2/3均来自于殡仪及相关服务。福寿园显然在这一重要的业务结构转型上率先迈出了一步。

而公司新增的配套服务板块目前主要涉及景观美化及设计服务，福寿园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将公墓建成公园”的理念和“建文化陵园，创陵园文化”的建设思路，将传统殡葬与人文、历史、艺术、园林等文化概念有机融合，为中国的殡葬业带来了崭新的内涵延伸和意义拓展。

未来该业务板块还将增加火化机销售及其他产品业务，公司产业链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 推动外增兼并

另一方面，福寿园在兼并收购方面也有所推进。公司今年6月18日发布公告，拟藉初步注资及其后股权收购的方式收购重庆白塔园殡葬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

据中报称，收购重庆白塔园除意在墓园收购外，还旨在借白塔园与地方政府合作的火化设施项目，得以进入目前由国有实体主导的火化市场。

福寿园实现上市后拥有了广阔的融资平台，各类资本运作更加“如鱼得水”，预计未来外增收购兼并将成为公司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中报称公司目前已建立相关管理流程，有系统地、严谨地获取收购机会，以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市场人性化服务需求升级、民资准入条件逐步放宽等利好背景下，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福寿园仍具有稳定且广阔的发展前景，受市场投资者长期看好。



2014 上海书展举办

# 《百姓家史》系列丛书展

文 / 金星



8月13日至19日，201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由福寿园集团出品，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百姓家史》系列丛书成功入围此次书展。

2014上海书展以“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为主题，用700多场活动、15万种图书传播智慧的结晶，打造百姓的节日，激发全民读书的热情。它以打造“中国最美书展”为目标，注重阅读价值和文化取向的引领，已成为上海的一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百姓家史》系列丛书是这张城市文化名片上特殊的部分。

不同于其他书籍，它们并不出于名家手笔，它们讲述的也不是英雄的传奇、爱情的美丽、历史的凝重、艺术的瑰丽。它们以平凡生命为题，用最朴实的言语记录我们生活中那些或感动、或平实的故事，描述我们身边至亲的人。

“亲爱的儿子，你走了，永远



2014 上海书展现场



书友翻阅《百姓家史》



《百姓家史》系列丛书参展“书香中国”上海周

地走了。可妈妈忘不了你，妈妈想你，爱你，想去找你，就是不知道你在哪里。好孩子，你说过，你要干大事，你不愿像一棵植物那样生活……妈妈一定要把你的故事写出来，让大家都认识你，怀念你，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这是《百姓家史》系列丛书《湖边的日子》中的一段话，它平实，没有太多修辞，却让我们感受到了“爱和关怀”。

参展的《百姓家史》系列丛书全部由平凡百姓所著，它们中有母亲为追忆早逝儿子而作的《湖边的日子》；有记录家族三代往事的《家事》；有献给平凡母亲的《母亲走过的路》；有讲述母亲教育生涯及博爱情怀的《那代人的博爱》等等。它们的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和倡导，包括像叶辛、叶永烈、赵长天（已故）在内的多位上海知名作家都曾为此系列丛书编审改稿。原《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曾说，《百姓家史》能

让他呼吸到社会的新鲜空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认为，《百姓家史》是每个生命的故事，让人感悟人生真谛。

《百姓家史》系列丛书属于传记文学，而作为反映社会寻常百姓家事、家史的传记类书籍，它们没有声名显赫的传主，也没有文采斐然的作者，它们只有真人、真事、真情。它们传播来自百姓心扉的声音，讲述对至亲家属的珍惜。

《百姓家史》系列丛书从征稿到出版历时将近两年，源于2012年3月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发起的“替亲人出书，为百姓立传”的主题文稿征集活动。活动旨在把以上海名人和社会精英为主体的人文纪念延伸、扩展为面向普通人的、全民性的人文纪念。由于活动立意新颖，题材鲜明，得到了诸如上海市作家协会、文汇出版社、《新民晚报》副刊部等众多文学界、出版界、媒体的认同与协助，投稿民众反响踊跃。

鲁健儿，经历了无数次保家卫国，  
鬼神的英雄史诗。  
神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在中  
在这场历时三年多的，为新中  
工，民兵随军作战，有十余万地  
回各解放区参军总数的四分之一  
有成批补入的山东兵。山东45  
部队的野战军有：22军  
自山黑水南下直到两广  
气谷万里，纵横天  
伟大功勋：山海关阻击  
孟良崮上，塔山脚下，沂  
南子弟兵无坚不摧；沂  
姓名的烈士就  
史，告慰英烈  
人民伟大！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让不少老战士和他们的事迹广为人知。图为二期工程落成典礼上，左志强（右二）与王华春、袁永福和许明德三位老战士合影。

# 和平来之不易，勿忘山东老兵

## “八一”前夕听老战士左志强忆峥嵘岁月

文 / 肖龙凤 本文原载《齐鲁晚报》

又到建军节，解放桥社区的左志强先生想去位于山东福寿园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转转。那里刻着数万山东籍老战士英名，包括左志强的一些老战友。这位85岁的老人，当年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屡立奇功，但他心中始终认为，牺牲的战

友才是最大的功臣，人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自2010年落成以来，一期、二期工程相继完成，目前已刻有5万多老战士英名，成为许多老战士及其亲属追忆往昔、缅怀逝者之地。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 铭记英雄历史

## 7岁当儿童团长， 12岁参加革命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位于山东福寿园内，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山东福寿园共同修建，是全省唯一一处全面彰显山东兵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一期工程于2010年4月21日正式落成，当时即刻有近3万名老战士的名字。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的建成，使得一些健在的老战士首次被人们关注，他们尘封多年的英勇事迹逐渐广为人知。家住解放路街道解放桥社区的左志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左志强7岁当儿童团团长，11岁入党，12岁起参加革命，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上甘岭战役，在近30年间，参加了大大小小近百次战斗，屡立奇功。近日，在解放桥社区活动室，记者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老战士左志强，其腰背挺直，声若洪钟。

左志强是烟台莱阳人，至今他还能随口哼唱在儿童团时期编的一些抗战歌曲。小时候，他叫左克允，为给八路军送情报费尽了心思，锄头柄、装着粪便的篮子，都是藏情报的好位置。后来两个儿童团员被日军抓去毒死，他成为重点保护对象，被送去革命根据地，名字也改成了左志强。

### 战火中牙齿咬通电话线

1945年，左志强调到当时的胶东军区，去抗日大学学习了通信技术、战地骑兵作战技术等。济南战役期间，左志强担任华东野战军十三纵队步话总机班班长，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提供机要服务。1948年9月18日的下午，左志强正在东白马山上的指挥所接听电话，上通下达各项指令。因为十三纵主力部队三十七师的师长高锐负伤，指挥部与三十七师师部的电话联络突然中断。

许世友担心高锐的伤情和战场的

形势，命令找人立即修理，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就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左志强。“当时司令员命令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抢修检查完从东白马山到济南十多公里的电话线路，如果按照平时的方法进行检查，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左志强迎难而上，带领话务班的6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开始进行分段检查。左志强找到了断点，边躲避敌人的炮火边连接电话线路，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为了保证尽快恢复通讯，左志强用牙齿咬住线路接通电话，提前5分钟完成任务。

### 归途中 三人俘敌一个排

电话线接通后，4名战士留下看守电话线，左志强带领另两名战士往回赶，在半路遭遇国民党军队一个排的士兵。左志强判断这是准备撤退的队伍，军心已散，决定智擒。3人分别绕到不同方位隐蔽好，首先扔出去

两颗手榴弹，接着左志强大声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跟我冲！”两名战士也跟着从不同方位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被打怕了的国民党士兵中计，未做任何反抗，乖乖缴枪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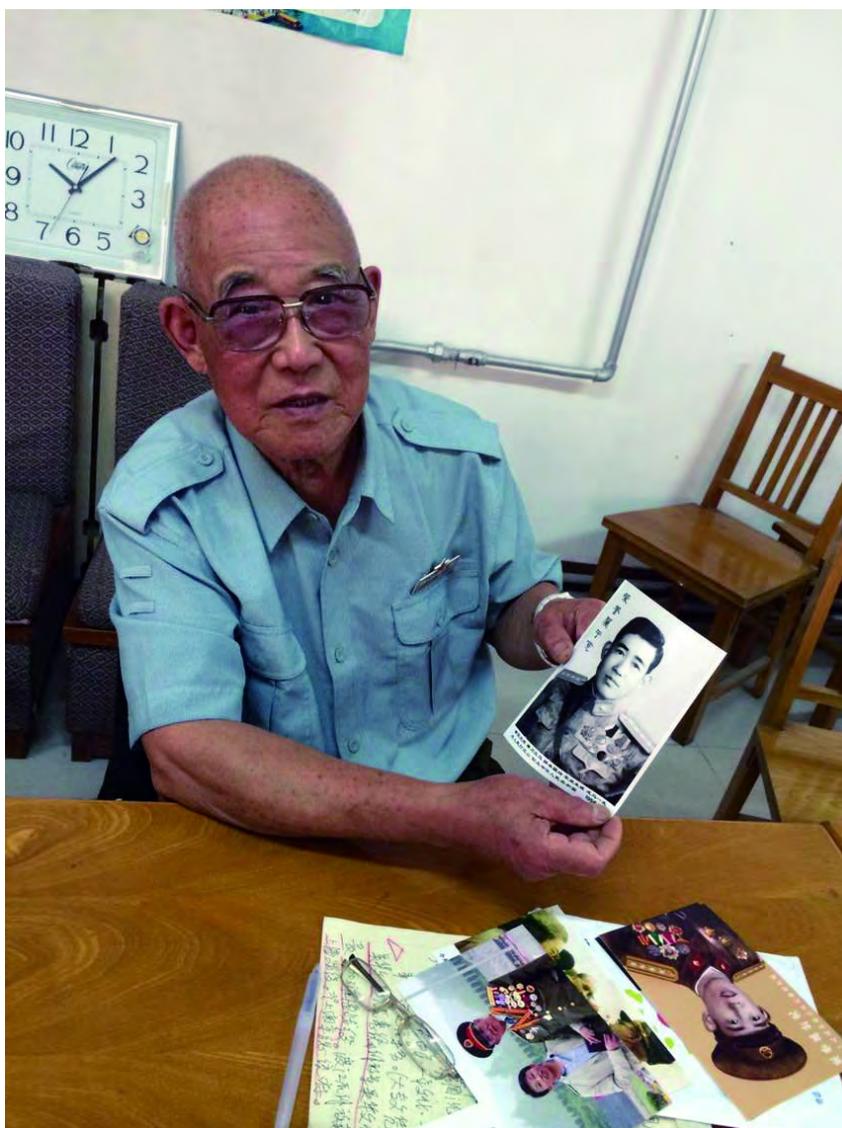
同样的情形，左志强在后来的战场上也曾复制。由于出色完成修复电话线的任务，同时智擒俘虏，许世友将军接见了，把自己的一个新牛皮公文包送给了他，同时在全军嘉奖话务班的所有战士。后来，左志强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更是荣立特等功，被朝鲜政府授予二级勋章、三级勋章和“通讯兵英雄”等荣誉称号。

### “牺牲的战友们的 是最大的功臣”

2010年，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在山东福寿园落成之时，左志强受邀前去参观并发言。一开始左志强没有同意，“好汉不提当年勇，我的战斗经历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年很多战友牺牲了，他们才是最大的功臣，人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后来，为了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左志强最终决定前往。

作为一名老战士，左志强对于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有活动，老人都会前去，追忆战火年代，缅怀逝去的战友。他还通知十多位健在的战友前来刻名。战友每次来到济南，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陪他们去老战士纪念广场，每当他们来到广场看见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名字，都心情激荡。

左志强说，“在每次战役中，我都见证了太多战士的牺牲，很多战友都没有留下名字……所以现在的和平着实来之不易，人们还是要懂得珍惜。当年那种甘于付出、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精神，也需要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左志强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当年英姿勃发，如今英气犹在。



资料链接

## 齐鲁百万英烈为新中国奠基

在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年的历史长卷里，忠诚、坚忍、刚烈、聪慧的齐鲁儿女，经历了无数次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战争。骁勇善战、不畏生死的山东兵，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据了解，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战争中，山东有一百万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106万民工、民兵随军作战，有十余万地方干部随野战部队北上、南下开辟新区。当年，山东参军人员的数量占全国各解放区参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为45个军输送过兵员，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都有成批补入的山东兵。

百万山东兵在血与火中拼杀，牺牲几多，伤残几多，无以确数，仅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16963名。山东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新中国奠基。位于山东福寿园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正为人们铭记历史、告慰英烈提供了绝佳场地。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的主体部分是一道全长72.6米的老战士纪念墙。纪念墙的中间是一组大型浮雕，浮雕表现的是解放战争中山东兵南征北

战、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场面。两边是以“军”为单位的老战士名单，体现了老战士“集结”于老部队的理念。今年4月，继一期工程后，二期工程落成，蓝底斜面的卧碑与蓝天遥相呼应，广场上镌刻的英烈之名已超过5万。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依山而建，周围山坡上一排排松柏傲然挺拔，青翠葱茏。老战士广场上纪念墙、纪念碑等巍然屹立，有一股安详又厚重的气势。簇簇鲜花，表达着人们对山东老兵的追思和崇敬之情；飘扬的五星红旗，昭示着革命前辈的不朽功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仿佛历历在目，而清风朗月犹在，战士英名永垂，浩然之气与日月同辉。

据山东福寿园工作人员介绍，老战士刻名工作仍在进行，1949年10月1日前参军的山东籍老战士（包括牺牲、已故），或者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军的、在山东革命过的非山东籍的老战士（包括牺牲、已故），都可以登记刻名。

咨询及报名，请拨打山东福寿园热线电话4006586779。

# 爱眼日缅怀眼角膜捐赠者，郑州首位成功捐献者的妈妈说 我想把她最美的东西留在人间

文 / 王灿 本文原载《大河报》



冉心怡，郑州市红十字会首位成功捐赠眼角膜和遗体的十六岁花季少女，创造了一百天到十六年的生命奇迹。冉心怡两年多前病逝，可是她的眼角膜却帮助两个人重新找到了失去的光明。6月4日，伴随着歌声，众人将白玫瑰放在河南福寿园眼角膜捐赠纪念碑前，缅怀冉心怡。



### 只能活 100 天的她过完了 16 岁生日

郑州女孩冉心怡出生时只有 2.1 千克，被诊断为先天中脑导水管狭窄所致的梗阻性脑积水，是河南发现的首个病例，医生说活不过 100 天。

为了给心怡看病，娄学英负债累累，家庭也产生了裂痕。为了给女儿治病，娄学英在女儿和丈夫之间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从 1998 年起，一人担负起照顾女儿的全部责任，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心怡过了她的 16 岁生日。可噩耗终究还是来了，2012 年 4 月 24 日 8 时，心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 她把女儿“最美的东西”留在人间

“女儿在人间太苦了，我想把她最美的东西留在人间，让她的生命永续。”娄学英所说的最美的东西，就是女儿的眼睛。女儿去世后，她忍痛拨通了郑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捐赠了女儿的眼角膜和遗体。

心怡的眼角膜最终让两名患者重见光明。巧合的是，其中一名患者恰与心怡同龄。“就像我的女儿和他一起长大一样，很欣慰。”娄学英说。

6 月 4 日上午，郑州市首例组织及遗体捐献者冉心怡纪念碑揭幕。石碑后移栽着一棵桐树，这是娄学英在女儿出生时亲手种的。她说：“这是她唯一的朋友，陪着她一起长大，每逢清明桐花开，就到了祭奠她的时候……”

据了解，这个纪念碑不光是纪念心怡，今后，还将刻上其他角膜捐献者的名字。

### “我不能再哭了，将来也要捐角膜”

女儿走后的这段时间，娄学英哭得太多了。但当天她说：“我不能再哭了，将来我也要像她一样，捐献自己的眼角膜，让盲人从黑暗的摸索中走出来。”

“正是由于心怡等人的无私奉献，让濒临绝望的人重获新生，让堕入黑暗者重见光明，更让更多即将走上医疗战线的大学生有了充实的操作经验……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价值，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汤震说，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郑州市红十字会已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 106 名，成功捐献遗体 15 例，器官捐献 16 例，捐献角膜 12 例，16 人生命得到延续，24 人重获光明。



# 寻找父辈

摘自《新京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这三个和哲学有关的问题看似简单，却并没有那么容易作答。而特殊的历史年代与事件，曾经造就了一群特殊的人，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孙辈在面对这三个问题时想要找寻到答案的心情显得更为迫切。就像住在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想要知道自己父辈的故事，就像犹太人的迁徙让他们的儿孙对祖辈的扑朔历史更加着迷。其实很多人都好像一片树叶，多年后试着找寻家族这棵大树。他们有的寻找到了，有的仍然在路上……

## 对往昔的追寻 一直在路上

马尔克斯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亲人埋在这片土地底下，就不算这片土地的人”。寻根意味着思考来路与归途，这既表现为对祖辈历史的追寻，也表现为对过往器物的摩挲。寻找有时会引出更大的谜题，但寻找过程本身，就能让我们产生对历史新的理解，平视历史镌刻在自我之上的印痕。

《留味行》是一个台湾外省后代重走祖母的逃亡之路；《寻找孙佩苍》是一个大陆孙子在档案中对祖父孙佩苍的追踪；《祖父的六抽小柜》则通过一个台湾本省人对旧时家具的描摹，思考老台湾的精神底色；而它们最终又在某个点会合。

### 《留味行》：在行走间体味家族故事

初看这书名，很容易将其想成一本饮食游记，但作者瞿筱葳真正做到的，“其一真正把奶奶逃难的方向走对了，

弥补了制作影片的过错。其二不是食谱调查，而是和解”。她踏过当年祖母走过的土地，寻觅祖母经过的痕迹，将这些文字化成实体。通过一步步的追索，她和祖母的历史相遇，也明白了祖母留下的“味道”源头。

借着父亲编辑的10万字口述史和祖母的录音，瞿筱葳踏上了祖母的逃亡之路，这三个多月，她走过越南，走过中国的昆明、腾冲、重庆、成都、宜宾、南京、杭州、上海，在这些城市里交叉书写祖辈和自己的故事。

祖母徐留云，从上海辗转越南，从云南、贵州到重庆千里寻夫，又和祖父瞿顺卿回到上海，在国共内战时期随祖父来到台湾。祖母大字不识几个，在上海当过火柴厂女工，三四十年的抗战，在他们生活里依然是恋爱结婚带孩子，只不过多了跑警报躲空袭。祖父母从上海来台，临上船时因为一句话和婆婆分隔两地，留下了妹妹，从此只能遥祭亲人。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长大的外祖母

是典型的日式中产阶级。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读书，和外祖母举办了日式婚礼，他们只会讲闽南语和日语，不愿让女儿嫁给来自外省眷村的穷学生。“国民党战败退到台湾，日本侵略者殖民台湾，一去一来，改变了两族人的历史。我是其中的桥梁，通过旅行，穿越时空，开始理解以往不可能理解的家族情绪”。不仅祖辈，在台湾长大的父辈同样充满故事，相比祖辈因历史造成的流散，父辈的故事里就多了个人的感伤。当兵的三叔，在军营里爱慕着男子，因为同志身份而自杀。在祖母的口中，三叔却因“脑疾”而亡。

瞿筱葳记录了在大陆遇到的很多好玩事情，让读者看到一个台湾人眼中的“大陆特色”。从越南过海关时官员警惕地检查书籍(《孤独星球》是什么?《百年孤独》又是什么?)，听到她是来此寻根，语气顿时变得友好；瞿筱葳在越南和我国云南狼狈地拉肚子(因此有时在午夜的长途车上静听祖母的讲述)，并记错了发车时间，多亏好心司机让她冒充自己“表妹”赶上了车；在青年旅社遇到形形色色的同伴，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才发现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流散的印记；在上海大世界发现哈哈镜已经不见，只剩下了手机上的APP；在上海和表姐吃饭时，发现在座居然有拆掉祖父旧屋的开发商……当代的中国已

经不再是祖母见过的样子，当代的寻根也必遭遇种种意料之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片树叶，最后齐聚到泥土里孕育了这棵家族大树，每个人都被历史镀上了四散零落的印记，都已“且认他乡作故乡”。真正的家乡在哪里？正如口音，家族史已变得混杂。祖母说着国语化的上海方言(直到很久作者才发现不过是将国语里的个别词替换成方言词)；父辈说着眷村的“四川话”(被四川朋友指出实际是云南话)，外祖父母只会说闽南语和日语；到了作者自己，就只剩下国语和不太地道的闽南语了(在大陆被称赞国语讲得好时，瞿筱葳却要解释：这就是我的母语啊)。

这样的寻根，已经不仅是寻找祖父母过往的痕迹，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尝试，是用脚步重新阅读祖父母的故事。瞿筱葳寻找祖父母在重庆结婚时的中山堂，寻找他们在宜宾住过的吊黄楼，寻找爷爷在上海八字桥的祖宅。这本书也是一场“证实”之旅，通过祖父母的故事证实自己的来路，证实那些名字曾经真的存在过，并且一直存在着，尤其是那遥远的“上海”。一贯被标签为“祖籍上海”的作者曾经因它古怪，为它尴尬，甚至觉得它是一座荒岛，现在她必须用双脚去走，用双眼去看，才能让自己的历史不仅是轻飘飘的纸页，更是存



在过的实体。

但它们真的还在吗？21 世纪的中国忘记了。建筑已被改造或拆毁，中山堂已消失，吊黄楼已变成刘备祠，八字桥也成了商品住宅，只有留在大陆的老人还记得往昔，而他们也在渐渐老去。书里讲到祖母回乡省亲，和妹妹惊讶地互相询问“怎么这么高了”“怎么又变这么矮了”，过往的岁月是让人难以割舍的遗憾。在祖母去世后，作者到上海寻访故乡亲旧，祖母的妹妹依依不舍在窗口挥手的身影。这带着些许感伤，因为当祖母死去，“唯一记得彼此童年的人也离去了，与这世界最古早的联系就彻底断掉，手和足的记忆不能够连接，这深沉的孤独与断裂感，让人难以承受”。

书后附录了祖母的十一道私房菜及这些菜谱的故事。这才是真正的“留味”吧，瞿筱葳惊讶于在杭州吃到的菜几乎一半就是祖母的家常菜，本以为祖母随意的搭配原来大有讲究，这才明白祖母年轻时口味的养成路途。“我”的家族史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开枝散叶经历不一，那么他们结合成的“我”究竟是谁？从哪里来？味道就是移动的家乡，家常菜是最不可复制的，因为它在口味中嵌进了家族的认同密码。或许对于小辈，这些才是真正留下的东西，是真正“家”的所在。不必一定要为身份标记一个地点，而是学着接受它的暧昧、它的分裂、它的不完整，然后用文字书写出对它们的惊讶、疑惑和观察，理解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必然遭遇的种种裂隙。

### 《寻找孙佩苍》：在档案中重现祖父的侧影

相比有着口述录音和家族史的瞿筱葳，生活在大陆的孙元就远没有这样幸运了。他必须亲自查找资料，书写祖父仅有的传记。

孙元自小对祖父孙佩苍的印象是，家中不知出处的油画和父亲从不会在档

案里写出的名字。“文革”时期祖父暧昧的身份引来了抄家与批斗，就连他的照片也被销毁。在此之前，孙元只能从奶奶、父亲和叔叔们口中模糊得知祖父的故事。

1969 年为了保命，孙家不得不将孙佩苍的收藏“捐献”给中央美院，留下一张七零八落的清单。“文革”后，父辈为了讨回这些收藏费尽心力。直到孙元无意中读到《蒋碧薇回忆录》，提到徐悲鸿留法时曾和孙佩苍、张道藩、郭有守、邵洵美等人在巴黎成立“天狗会”，才决定在档案文字中重现祖父的侧影。

孙元行走大陆、南下台湾、远赴日本和美国，在文史馆里寻找报道和档案，在他人的回忆录中寻找只字片语，渐渐拼凑出祖父的痕迹：孙佩苍 31 岁旅欧，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收藏了大量西洋画，是“西画东渐”的第一人。

相比孙佩苍的卓越成绩，他身后的遭遇更让人唏嘘。1942 年在成都举办西洋美术品收藏展时，他于 1 月 3 日“神秘死亡”。蒋介石的悼词罕见的隆重，孙佩苍的好友徐悲鸿在书信、随笔和传记中却对此只字未提。

孙元在调查中得知，孙佩苍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所为不满，想脱离重庆。在上海时，孙佩苍将收藏的画藏在地下党员姚淑文的慈幼院里，孙元因此推测他可能接触了更多共产党人。

孙佩苍在欧美穷一己之力搜罗艺术品，回国当教授参政办画展，希望引进西方理念，在中国建立成熟的艺术教育系统。可惜他死后，在成都的收藏遗失，在上海的收藏被迫捐献，亲人不敢怀念，正名尚无力维持，遑论思想研究！曾经怀着一念理想奋斗过的，都被一笔勾销。时代复时代的悲剧，将人变得无情与无知，有几人还能存着意志与心力去拼凑历史的残骸？

重现是为了寻回真相与正义，就像“捐献”的画一定要拿回，这是对祖父

的责任，也是对良心的安慰。但寻找只会触碰越来越多的谜题、越来越多的无奈、越来越多的悲痛，能知生平尚且不易，真正好的东西则再也不见了。和瞿筱葳一样，孙元在大陆寻找祖辈的痕迹注定会落空。连死因都不可查知的孙佩苍，身后又能被多少人记得？成都上世纪40年代的省美术协会，现在只剩下一座庭碑；寻找祖父的病例，却被告知已不可能再保存；守城东大街的老图书馆已变为繁华的步行街，凤凰山的墓地也已被填平。孙元后来还发现了祖父的几篇文章和手稿，但更多的笔记和手稿却在“文革”中永远遗失。

因为政治的残酷，一个学者的生死被无情篡改；因为历史的残酷，后代无法怀念自己的亲人。那些卓见与理想，更是在故纸堆里被永久湮没。见证者已经不存，现在能做的，只有借零星文字的拼凑，写出一本不愧己心的小书。

### 《祖父的六抽小柜》：物的生命，从来比人悠长

对往昔的追寻，永远在路上。“在路上”或许源于谜题的不可解，或许源于故人的消失，或许源于旧物的淘汰，但根本原因是往昔真的正在过去，迟早会锁进历史，直至完全石化。我们若有幸活在它的末端，看到它曾经丰盈的遗迹，惊觉自己是最后的族人，便下意识要去抓住，要去体会、要去重现，要用文字写出“现在”对“过去”的思考，要去寻找“我”在其中的位置。

台湾本省人杨凯麟，自幼生长在日据时代的木质老屋。老屋被拆除，许多旧家具不知所踪，祖父的一件六抽小柜却保存了下来，里面东西依然如故：陈年药包、各式纸条、废弃的旅行用闹钟、不知年代的日本镍币、放大镜与老花镜等。他将祖父的老柜收纳、整理，修好闹钟的同时，祖父也去世了。老物与老人灵魂的隐秘交接，这是不是开启旧事的密码？

他因此培养了在老物中寻觅旧事的

兴味，“引领我漫游于各地古董商中，日复一日逡巡于台湾乡镇荒野的古厝老宅，不厌其烦地标记各地寻宝秘径的动机其实至为单纯：对生长于斯土地的好奇”。《祖父的六抽小柜》可以看做《留味行》里台湾部分的延伸，甚至可以想象这些老物在瞿筱葳外祖父母生活里的样子。老厝、柑仔店、寺庙和医馆，这些是台湾最民间的场所，每一件都“暖暖内含光”。

这不是一本文物鉴赏指导手册，而是一部个人的古物追寻记。追物也是追人，赏物难免要与“贩仔”们打交道。

“每一件老东西在时间的淘洗下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明灭闪烁着悠长生命所充盈的灵光。因为惜情与念旧，我决定写下这些光晕所照亮的细微人、事，与我因此认识而熟稔、因熟稔而相惜的民间艺人”。

台湾家具自有其静默的实用与艺术。菜橱是古早的冰箱，上层存放菜肴，中间抽屉置放餐具，下层收纳锅具。这是“复合式民艺家具”的概念。柑仔店里的玻璃橱、烟酒橱、米柜、掌柜桌、钱柜、杂什担、老招牌，到摆设的玻璃糖罐、花瓶牛奶灯、新力宝宝、外送提盒、糕饼模子，这最平常的物，蕴藉着一整个的往昔岁月，曾经的“慢”现在已经不存，但这慢还留在老物上，让时光也在此停驻。

台湾的宗教富有浓浓人味，这不是高堂大庙的豪华，而是富有喜感的小像，既富“神”情也不乏“人”味。三寸迷你的团仔神，“再怎么穷凶极恶，骨子里即使仍然想张牙舞爪捣蛋，结果都摇身一变变为赤青二色矿物色彩的小孩儿妖精”。宽袍大袖、金灿灿元宝的土地公，是个掌管地方大小事务的基层官员，讨喜又多金。早期庙宇拜殿檐角下负重造型的外国力士“憨番”，粗眉大眼也充满喜气。“憨面”的虎爷，朴拙憨直，状若大猫，是书里我最喜欢的小神。

杨凯麟书写着这些古物的样貌、来源，是希望借老物寻回古早台湾的某种安然、笃定，摩挲着老物，就回到了过



去的日子，能养出敬惜旧物的沉稳。“台湾的民艺经验却让我知道，台湾社会曾经不是这么轻佻与失忆。从不同机缘里寻觅而来的这些老东西显现的是现代台湾人所不再认识的另一种生命质地，更为质朴、欢喜，更为丰饶，也更贴近真实生活本身”。

## 在文字与足迹中 寻找意义

2014年以来，寻找、呈现父辈历史的文学作品集中出版，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回望历史，令蒙尘已久的人事再度散发出独特的光芒，吸引人们亲近、追忆、思考。

寻找父辈，与其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不如说是一个涵盖更大范围的社会现象。在中国，有典有册的传统早已凋敝，“到了现在，则只有谎言和遗忘，只有匆忙与速朽”（《寻找孙佩苍》），因而更凸显出打捞个人史、家族史的急迫及其存在价值。在西方一些国家，寻找父辈，追溯历史，最为典型的是以犹太家族为写作对象，作品莫不出于文学、学术追求，或出于对自己和先辈的责任，大多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

寻根式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产生，不断更新，相互碰撞，共同沉入历史与人性的深处。2014年出版的数部犹太父辈书，个体命运闪耀其中，我们不仅能从此触摸到时代的发展脉络，还能感受到个体的悲欢、灵魂的温度。它们解释了我们从何而来、何以活着，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和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寻找父辈，就是寻找意义。

### 《爱与黑暗的故事》：请 死人到家中做客

上个世纪30年代，阿摩司·奥兹

的家人来到以色列。这是一个犹太人家庭，奥兹的父亲时常苦涩地打趣道：“三种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种就是我们，犹太人。”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的前言中，已是以色列最有影响力作家的奥兹写道：“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这连珠妙语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与父亲不同，他在书中呼喊道：“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今年3月，《爱与黑暗的故事》修订出版。在这本书中，奥兹说：“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来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他写了一段不幸的犹太家族的历史，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融合交汇。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奥兹看来，写此书是“把死人请到家中做客”，相互交谈，了解彼此……将喜剧与悲剧、欢乐与渴望、爱与黑暗结合在了一起。”

奥兹12岁那年，母亲自杀，对这件事的追问与构想，把他引向了写作。在《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小说中，“我”的妈妈38岁时去世，葬礼之后，爷爷偶尔咆哮起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么美丽！这么年轻！这么聪颖！才华横溢！怎么会这样！告诉我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

写作这本书，奥兹并非想跟他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驱除我家庭和童年时代的恶魔”，而是要揭示某些充满悖论的东西：“我的童年是悲剧性的，但一点也不悲惨；相反，我拥有一个丰富、迷人、令人满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尽管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奥兹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2007年8月，他应邀访问中国，与其对话时，莫言表示：“我特别敬佩奥兹先生不是站在犹太人立场上来进行民族主义的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



的艺术家，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上，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进行了包容性的、人性化的描写。”

## 《父辈书》：共享先祖的记忆

写作《父辈书》之前，匈牙利作家瓦莫什·米克罗什去了他父亲出生及其家人生活的地方。瓦莫什找到了一些档案材料，披露了他的先祖“谜一般的事实”：他的父亲有两个哥哥，他们的父亲也叫瓦莫什·米克罗什，拥有一家很大的鞋店。祖父的父亲，维什博尔格·孟德尔，在布达佩斯拥有一家酿酒厂。

“我的曾祖父是如何来到布达佩斯拥有了自己的酿酒厂？我的祖父最终又是如何开起了鞋店的？那酿酒厂怎么办呢？”类似的疑问浮现出很多，但瓦莫什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瓦罗什以前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高中的时候，一个女朋友问他是不是犹太人，他回答说不是。当瓦罗什向父亲提及此事，并说“我知道我们跟犹太人扯不上关系”，父亲扶了扶他的眼镜，说：“嗯，我不太确定。”瓦罗什不知道犹太人的习俗、规则、祷词，但是，每当他听到反犹太主义，他确信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二战时，瓦莫什的父亲是一名士兵，最终从战场生还，不过瓦莫什觉得，父亲的经历“很难凑够一本小说”。“如果我不能写一本关于我父亲的小说，那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关于每一位匈牙利父亲的小说呢？”这个创作想法，使瓦莫什写出了一部宏伟的家族传奇《父辈书》，以一个家族12代长子的故事为线索，讲述其纵跨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父辈书》中，有两条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一只17世纪初制造的金表，由苏茨沃爷爷发现，它不仅能够显示时间，“还能提供给它的主人以洞察过去、探视未来的能力”；另一条线索便是家族日记《父辈书》，各代长子都可以续

写家族的故事，共享先祖记忆。这两条线索将个人、家族命运编织在了一起。

其中，第三代长子伊什特万执意与犹太教徒之女结婚，离家出走，并随女方改姓施坦，加入女方家族的葡萄酒生意。从此，在个人、家族命运之外，欧洲犹太人的历史，包括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也成为昨日之河的一部分。

对于这样一部小说，瓦莫什解释道：“匈牙利的许多读者，以及德国的一些读者，写信说他们是多么羡慕我对自己先祖的故事如此了解。我倒希望那是真的。现在必须澄清的是，我几乎什么也不了解。我编造了一个家族史，因为我失落了自己真正的家族史。”2014年4月，作为“蓝色东欧”丛书的一员，《父辈书》被引介给国内读者。

## 《当我们谈论安妮·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身份认同的困境

2012年，美国犹太作家内森·英格兰德获得了第八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其获奖作品是小说集《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我国今年6月引进出版。弗兰克·奥康纳奖乃目前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奖金额高达2.5万欧元。

小说集的书名取自雷蒙德·卡佛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安妮·弗兰克是一个死于“大屠杀”的犹太女孩，有日记传世。事实上，“大屠杀”是美国犹太文学的重要主题，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对这一主题予以关切，尽管是一位新生代作家，英格兰德已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在同名短篇中，英格兰德描写了一场“正义的异教徒游戏”。女主人公黛比是一位美国犹太人，她对大屠杀记忆有着病态的痴迷，和朋友玩起这一游戏，讨论如果大屠杀再次发生，在非犹太朋友中，谁值得信赖，会挺身而出帮助他们。黛比对大屠杀故事非常有兴趣，“期待从中获得某种鼓舞人心的东西”，甚

至以此来教育儿子。在她这里，“大屠杀”记忆变成了构建个人身份的一种工具。

对此，英格兰德直陈其中的弊端：“你不能将犹太主义只建立在一个可怕的罪行之上。这种对大屠杀的着迷成了身份的 necessary 象征。作为你仅有的教育工具。因为对孩子们而言，再无其他关联。没有任何犹太的东西可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

如果说黛比的故事尚带有某种游戏性质，那么，在《日落营》这一短篇中，英格兰德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屠杀”对人的精神戕害。这一小说中，主人公是一群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老人，他们忘记了取钱的密码，也想不起曾孙的名字，但是，“那时候、那些地方的那些脸孔”，他们从未忘记。这些犹太老人，内心从未脱离过去，心灵仍然受困，这使得眼前的世界被布满了大屠杀的阴影，见山不是山，见水亦不是水：在他

们眼中，日落营这一休闲度假场所，很轻易就以之与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对应，“营地就是营地，在里面，会进行不同的审判”。更为残酷的是，他们发现营员多利·福尔克长得像当年集中营的卫兵，便将其杀死并抛尸灭迹。此时，犹太老人当下的身份早已模糊不清，起作用的仍然是过去的惨痛记忆。

对于英格兰德的写作，外国文学研究者吴宏宇认为：“内森·英格兰德在他的作品中，回答了当年索尔·贝娄回答的问题：在现代美国社会中，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对索尔·贝娄笔下的主人公来说，这意味着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根深蒂固的犹太传统与美国主流文化相碰撞而产生的痛苦；而对内森·英格兰德笔下的新一代美国犹太人来说，则意味着犹太传统缺失造成的建构身份认同的困境。”

## ■ 相关链接

### 《我与父辈》

阎连科在文字中还乡，回到其出生地河南的一个乡村，以朴素的笔触描写了父辈的命运，既饱含温情，又揭示其中的苦难与寒凉。

阎连科说：“只有那种细雨无声的滋润和给养，只有那种光线充足却非暴晒暴烈的阳光和灼目的明亮，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树，让人的心灵成为未来充满善与温情的一颗心。”在小说中，父辈与粮食、草木、土地、人心血肉相连，构成了全部的乡愁。

### 《乡关何处》

大时代下无数个体命运被裹挟其中，野夫笔下母亲、外婆、大伯、瞎子哥等亲朋旧友或悲惨或传奇的经历，正是时代变革与变迁的注脚。

“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

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 《根》

作者亚历克斯·哈利称经过考证研究，追溯到他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一个从非洲西海岸被贩卖到北美当奴隶的黑人，描述了他在非洲的自由人生活，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奴隶制下的苦难历程，以及家族获得自由后的经历。

如今，关注黑人及其家族，警惕人性中恶的力量，追求平等、自由，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 《我的父亲母亲》

“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

他们的人生会是何种模样”，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对她的父母的人生之设想。

“如果能遇到当年的阿尔弗莱德·泰勒和埃米莉·麦克维，我希望，他们能够认同我给予他们的人生”，莱辛左手虚构父母的人生，右手写下两人的真实人生，能让两者合一的力量，唯有爱与慈悲。

### 《我父亲梦想》

这是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前写作的一本回忆录。

前两部分写他的家世，写母亲、外祖父，通过他们来了解离开的父亲，接着追忆自己在芝加哥的社区经历。亮点是第三部分，这部分题为“梦回肯尼亚”，讲述了奥巴马的一场“寻根之旅”，最终解开了他“一个西方人，西方却不是我的家；一个非洲人，非洲却是陌生的土地”的疑问，终于知道自己是谁。

## 人已经离自然 越来越远

很多人在对自己从何而来的思考中，生出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因为“人已经离自然越来越远”。但另一方面，科学也提供了让人更加深入自然和融入自然的可能性与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构建，端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我只想安静听完，鸟儿唱一首歌

离我家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凉水河。这是一条早已枯败的河，浅浅的水流在看上去伤痕累累的河床上，岸边有些无人采摘的桑，有些歪歪斜斜的柳，有一片一片胡乱开着的蒲公英。这条河边少有人至，除了偶然有那么两三位老人，操着胡琴在河边凉亭吟唱一番，大多数时候，这静谧之所会成为鸟儿们的自留地。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我便是在这片鸟儿们的自留地里读的。听着鸟儿们或短或长，或鸣啾或低回的吟唱，读着汉普顿寻找寂静的万里行程，会有一种与鸟儿们浑然一体的感动。可惜，这感动其实是浅表，甚至虚无的，因为它时不时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打断，比如河对岸拖拉机的突突声，比如近处公路时不时传来的汽车轰鸣声，比如远方不知所在的工地断续的施工声，最激烈的一次，是持续了将近十分钟的鞭炮声，在那一轮轮的爆炸声中，群鸟惊飞，仓皇无措。于是

我知道，所谓鸟儿的自留地，不过是浪漫的童话想象罢了。

汉普顿不相信鸟儿的自留地是童话，哪怕事实如此，他也要让童话变成现实——结果在他人看来，汉普顿的所作所为反倒更像是童话故事了。他在美国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公园，霍河河谷深处，竖立了一块印第安酋长赠送的小红石，并命名为“寂静之石”，然后他和各种政府机构与商业机构斗争，只为保留这寂静之石的所在，方寸之地的决然寂静——这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绝不简单，那意味着方圆千里之内各项配套的噪音控制措施，那意味着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必须联合签署禁止或者限制森林公园空中观光项目的法令。

看上去这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争斗，但更有可能的是，汉普顿在他的国家保护一种鲜有人意识到的宝贵财富。每个人都喜欢静谧，同时可能也会觉得吵闹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看看汉普顿对寂静的描写，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如此的美好断送在人类活动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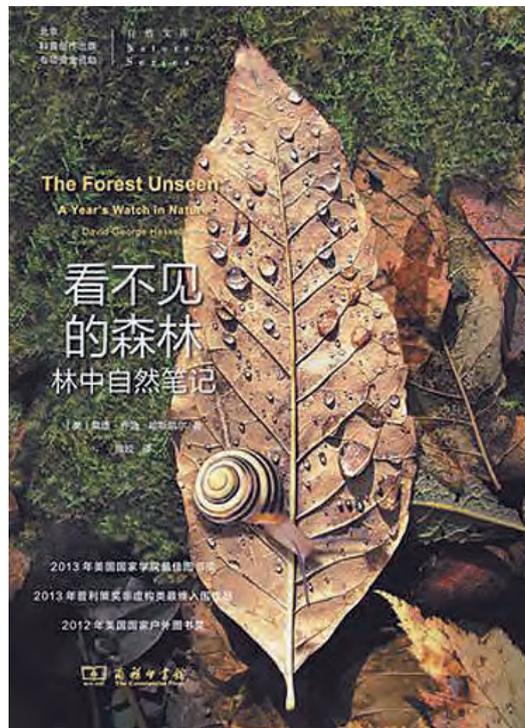
“寂静其实也是一种声音，也是

许多、许多种声音。我听过的寂静，就多得无法计数。草原狼对着夜空长嚎的月光之歌，是一种寂静；而它们伴侣的回应，也是一种寂静。寂静是落雪的低语，等雪融化后又化成人惊讶的雷鬼节奏，让人想闻声起舞。寂静是传授花粉的昆虫扑扑翅膀时带起的柔和曲调，当它们为了躲避一时微风小心翼翼在松枝间穿梭时，虫鸣与森林的叹息交织成一片，可以整天都在你耳边回响。寂静也是一群飞掠而过的栗背山雀，啁啾啾啾、拍拍扑扑的声音，惹得人好奇不已。”

考虑到如汉普顿所说，美国已经没有几个寂静的地方了（按照他的标准，一地持续 15 秒不被人类活动的噪音打扰，即为寂静），用文字让更多人读到这大自然壮阔的美丽，似乎并非多余。还好，作为一个自然声响录音师，汉普顿已经录制了 300G 的自然音响素材，这当然是大自然所赠予的无与伦比的乐音，但这些录制下来的声音，怎能与一个人的亲身体验相提并论。

对汉普顿来说，寂静即生活，他的征途也因此而有了意义。对我而言，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隆重。我只是想在那片伪装的自留地里，安静听鸟儿唱完一首歌而已。既然这不可得，我也就慢慢习惯了周遭那一片茫茫的噪音，就像鸟儿们也学会了在这噪音中歌唱一样。

其实那片自留地上的鸟儿，我是认不全的，能够叫出名字的，只有喜鹊、灰喜鹊、麻雀三种。看完汉普顿的书，我却有了去把鸟儿们都认全的冲动，更想真正听懂它们的歌。我知道它们在凌晨的歌唱最婉转，也知道那时候公路上车辆的轰鸣声加权分贝数更大——北京可能永远不会有汉普顿那种级别的寂静了，但既然鸟儿们还可以唱，我们也就真正可以去听——关乎自然的一切，选择永远在自己手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 《看不见的森林》： 见证自然，见证生活

对大多数自然爱好者和写作者来说，当代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已经降低到了危险的程度，而“田野往昔的繁荣”则是想象中永恒的黄金时代。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其正确之处，《看不见的森林》的作者哈斯凯尔举例说，“列举 20 个企业商标和 20 种本地物种，让一年级的学生去辨认，他们总能辨认出大部分的商标，却几乎说不出任何物种的名字”——其实，不要说一年级的学生，即便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做这个实验，结果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对于大自然的写作者来说，抗议之声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诉求——美的探寻，心的归途要来得重要得多。梭罗在瓦尔登湖，利奥波德在沙乡，苇岸在麦田，所追索的大地是一样的。哈斯凯尔一年的森林观察和笔记，带给读者的，同样如此。他引用林奈 18 世纪时的牢骚：“极少有人用眼睛去看，

极少有人用心去理解，由于缺乏这种观察能力和这类知识，世界蒙受了巨大损失。”恰恰证明往昔的黄金年代其实靠不住。

很可能，在任何时代，能够真正与大自然建立联系的，都是少数幸福的人。相对而言，因为有了自然文学，当代读者有了体验这种幸福的更多可能性，也有了进入这种生活的更多路径。哈斯凯尔找到了一块森林自留地，给人们展示一年之间奇妙的物候变迁，但正如译者熊皎所言，如果我们找不到这块地方怎么办，难道就此弃绝自然了吗？

哈斯凯尔的书，记录的是自然的神奇，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撼动。大多数人不会有这样的际遇，但不妨碍获得同样的感动。不久前，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在盛开的二月兰中间，女儿指着一只停在花瓣上的小蜜蜂，悄声让我不要打搅了它。我们静静看了十多分钟，小蜜蜂却一动不动。原来，它早已逝于这一片繁花中了。

# MH17 航班上的公共卫生专家

文 / 鲍小东 黄永明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



琼普·兰格：“如果我们能将冰凉的可口可乐和啤酒送到非洲偏远的各个角落，那就不能说艾滋病药品无法做到。”

阿富汗青少年都很爱戴皮姆·德·库耶尔。对他们而言，他就像他们的大哥哥一样，愿意聆听他们的问题。

在马汀娜·德·舒特的facebook相册中，半数照片与儿子有关，他们一起看球、滑冰、吃饭、做鬼脸。

会场上有6个座位空着。6个计划飞往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的艾滋病领域专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们，已被战争的防空导弹无情地席卷而去。

他们的名字是：卢西·冯·曼斯(Lucie van Mens)、格伦·托马斯(Glenn Thomas)、杰奎琳·冯·唐格林(Jacqueline van Tongeren)、琼普·兰格(Joep Lange)、马汀娜·德·舒特(Martine de Schutter)和皮姆·德·库耶尔(Pim de Kuijer)。

他们还有很多未尽的梦想。但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生前使用的facebook、悼念网页、媒体报道等渠道触摸他们少许梦想。这些梦想或大或小，或近或远。

如果没有出事，他们一定会实现这些计划和梦想，也一定会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从他们生前供职机构的悼念文章中，以及亲朋们的回忆中，他们都已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十分优秀”。

这一切，停滞在MH17航班，停滞在2014年7月17日。

## “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高个子、白头发、高鼻梁、深眼窝，特别聪明。”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对琼普·兰格的记忆。15年前，施贺德就和琼普·兰格一起工作。琼普·兰格是艾滋病领域权威专家，已投身艾滋病治疗研究长达30年。

施贺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不仅仅是因为我失去了一名个人的朋友，也因为我们大家失去了一名起领军作用的艾滋病研究与治疗专家，他可能是我生命中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

生前，琼普·兰格的行程繁忙。2014年6月，他刚完成对美国杜克大

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访问回国。出事前的几个星期，他在为一本关于非洲的小册子而忙碌着。就在出发的几天前，他为这本小册子递交了自己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非洲崛起》。遇难后，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与发展协会的官网制作了他的纪念页面，并刊登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回忆了他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访艾滋病的流行中心非洲时，十分震惊地发现当地艾滋病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形。那时，他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全球项目(GPA)，并担任临床研究和药物开发的主任。此后，他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用于改善饱受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困扰的贫困国家，在获取急救药极度不平衡的状况。

“这些年来，我们的小组一直活跃在非洲，进行临床研究，建立科研能力，提供教育方案，以及为卫生保健融资和提高护理质量探索新方法。”琼普·兰格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本关于非洲的小册子一定与琼普·兰格的某个近期工作有关，但现在我们无法知道这是一项什么工作。他的伴侣和助手杰奎琳·冯·唐格林也在MH17航班上，未能幸存。她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全球健康系传媒部主任，也是“艺术艾滋”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琼普·兰格被视为开拓艾滋病疗法、预防母婴传播的先锋之一，他还为全世界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尊严而不断战斗，所以，他的罹难被称为“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琼普·兰格于1954年出生于荷兰Nieuwenhagen，1981年获医学硕士学位(MD)、198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PhD)，并于2002年至2004年担任国际艾滋病协会主席。荷兰历史最悠久的莱顿大学非洲问题研究中心在官网上创建了纪念他的页面。文章称，很多非洲艾滋病患者现在还能好好活着，都是因为琼普·兰格孜孜



孜不倦地努力。

“他曾说过一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如果我们能将冰凉的可口可乐和啤酒送到非洲偏远的各个角落，那就不能说艾滋病药品无法做到。”施贺德说，“他想要确保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们都能够获得在欧美能够轻易获得的用于拯救生命的药品。他致力于让富人来支付穷人难以承担的治疗费用。他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并从事这一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琼普·兰格有5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已经成人，而小的可能仍在上学。尽管他有雄心勃勃的事业，但他还是会尽可能多地花时间来抚养子女，他十分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他非常喜欢乡村风光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

“他从来不把自己的研究和个人欲望放在他所服务的人们，他对需要药物和治疗的人们总是非常投入。”施贺德说，“如果他发现身边的同事将个人的欲望和利益放在了那些穷人的利益之上，特别是那些正在面临死亡却无法获得我们在欧美能轻易获得的治疗的人，那么他会变得非常不耐烦，甚至愤怒。尤其是当他发现社会创新被大型组织的官僚主义所阻碍时，他会变得异常愤怒。”

### “宝贵的说客”

facebook 内容显示，皮姆·德·库耶尔的近期计划是一次浪漫的旅行。2014年7月17日，他在荷兰阿

姆斯特丹史基辅机场发了最后一条 facebook：“我背着莎拉从马来西亚到阿姆斯特丹已经三年了。她仍然健康，正期待着另一趟旅程，对吧，莎拉？首先是参加国际艾滋病大会和澳大利亚背包游，然后重游马来西亚。再见！”

“莎拉”是他给自己的旅行背包起的名字。但这个美好的旅程被导弹摧毁了。

皮姆·德·库耶尔的作家、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和经历，使他成为“宝贵的说客”（英文 lobbyist，即“说客”，多指劝说别人接受某种主张的人）。

2012年，皮姆·德·库耶尔成为“现在就阻止艾滋病”（STOP AIDS NOW）组织官员。他担任“说客”。他已经获得了许多成就，比如为全球基

基金会 (The Global Fund) 制定更大的预算, 改进性工作者的立法等等。

记者通过 facebook 找到皮姆·德·库耶尔生前好友乔安妮·萨曼莎·容 (Joanne Samantha Yoong)。乔安妮·萨曼莎·容回忆说, 当时(皮姆做志愿者那段时间) 自己是阿富汗社区的关键员工, 正在寻找一名志愿者来教阿富汗青少年英语, 皮姆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皮姆所教的班级都是 12 岁到 24 岁阿富汗青少年, 每周六上午在阿富汗人居住区开课。“他是名好老师, 阿富汗青少年都很爱戴他。对他们而言, 他就像他们的大哥哥一样, 愿意聆听他们的问题。”

“皮姆热爱着地球母亲, 单车是他主要的代步工具。他会搭乘火车到离阿富汗难民居住区最近的一个站, 然后从那里骑单车过去。我经常取笑他在高温天气里骑单车。他对此心胸宽广, 说他很享受这种体验。”乔安妮·萨曼莎·容说。

## 在天堂, 他们并不孤单

和很多母亲一样, 儿子是马汀娜·德·舒特最大的梦想和牵挂。

这位单身母亲一直为自己的儿子骄傲, 并时刻和朋友们谈论着他。她的生前好友在其 facebook 中留言, 怀念和她谈论孩子的时光。

马汀娜的儿子马腾 (Maarten) 今年 15 岁, 有着与母亲十分相似的圆脸和笑容, 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尽管马汀娜不是真的足球迷, 但她十分乐于陪他去巴塞罗那观看他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的比赛。在马汀娜的 facebook 相册中, 半数照片与儿子有关, 他们一起看球、滑冰、吃饭、做鬼脸。

目前, 马汀娜担任荷兰的艾滋病基金会下设的 Bridging the Gaps (弥合间隙) 组织的项目经理。这个国际组织致力于为 LGBT 群体 (女同性恋者

Lesbian、男同性恋者 Gay、双性恋者 Bisexual、跨性别者 Transgender)、性工作者以及毒瘾患者提供健康和权益上的帮助。她还曾任 AIDS Action Europe (欧洲和中亚的艾滋病民间组织) 的项目行政协调员。近年来, 她也积极参与世卫组织的艾滋病合并结核病项目。

和马汀娜一起, 在 MH17 航班上的还有卢西·冯·曼斯、格伦·托马斯。

生前, 卢西·冯·曼斯是女性健康公司 (The Female Health Company) 发展和支持项目的主管。女性健康公司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封悼念信称, 她对女性健康公司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她是在各伙伴国 (如加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等) 倡导女性避孕套工程背后的驱动力。她致力于提高全世界女性及她们家庭的性健康。”

她之前供职的“普及女性避孕套组织” (The Universal Access to Female Condoms) 也发布悼念称, 从 2008 年至 2011 年卢西·冯·曼斯为财团及女性避孕套取得了很多巨大的成就。

格伦·托马斯从英国广播公司来到世界卫生组织, 已服务了十多年。“他是个社会活动家, 对艾滋病的干预、艾滋病患者的关爱事业, 都很热心。”浙江省卫生厅艾滋病专家组成员时代强回忆说。通过一次学术会议, 他们成为朋友。

事故发生后, “荷兰性传播艾滋病感染组织” (SOAIDS) 为卢西·冯·曼斯、马汀娜·德·舒特、皮姆·德·库耶尔三人在该组织官网制作了悼文。卢西·冯·曼斯、马汀娜·德·舒特曾先后任职于该组织, 皮姆·德·库耶尔也任职于与该组织隶属的“现在就阻止艾滋病”组织和艾滋病基金, 在两个组织中, 他从事“说客”相关活动。

在天堂, 他们并不孤单。



# 望老的中国梦

望老，是复旦人对他们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尊称。望老的一生，为追求国家强大、为繁荣祖国文化、为复旦崛起而奋斗。

文 / 陈振新 本文原载《联合时报》

先生的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开始有的是一个“科学救国”的梦。望道先生所处的上世纪20年代，中国贫穷落后，老百姓吃不饱也穿不暖，血气方刚的望道先生梦想“科学救国”。为此他去了日本留学，想借助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拯救中国，这就是望老最初的中国梦。

## 从“一师风潮”到试译《共产党宣言》

带着这样一个中国梦，望道先生在日本留学四年半，如饥似渴地学习物理、数学、经济、法律、哲学和文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和中央大学。在没日没夜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发起的各项爱国运动，如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活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了日本。就在此时，望道先生认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河上肇当时是早稻田大学的兼职教授，望道先生很喜欢看他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从而很快接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潮的影响。此时，

望老“科学救国”的中国梦开始出现了一些连他自己也未必感到的变化。

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望道先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下去了。这一年的6月，他回到了浙江首府杭州。回国后，望道先生被聘为浙江一师的国文教员。在一师期间，他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几位国文教员一起对中国语文课进行了改革，并对《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等进步刊物给予了全力的支持，随后他还指导他的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非孝》一文，从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在“一师风潮”中，望道先生得到了锻炼也受到了教育。正如他自己所说：浙江一师风潮“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就这样，当局已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这使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望道先生被迫离开杭州。后来他又回忆道：“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望道先生为什么会去

翻译一本《共产党宣言》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他们渴望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想要有所作为，又不知路在何方。而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版的出现，使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犹如在黑暗的大地上看见了一盏明灯。

经历了“一师风潮”的锻炼和完成试译《共产党宣言》以后，望道先生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经常与陈独秀、李达等人一起议论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后组建一个中国共产党，以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新社会，这成了望老那时的又一个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望道先生和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劳动界》杂志和《共产党》月刊，到工人区办夜校，筹建纺织工会、邮电工会、机器工会等工会组织，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他成了一位职业的革命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望道先生是中共上海地委的第一任书记。

1923年以后，望老从一位职业的革命家转去从事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这一年，他去了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工作，先后任中文系主任、校办主任等职，直至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查封。此后，他又担任

了党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在这以后漫长的几十年中，望道先生很想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做一点事情。为了这个梦，他在复旦中文科开设了修辞学、新闻学讲座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后来的中文系和新闻学系。他是复旦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也是复旦新闻系的实际创始人之一。望道先生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一书至今已过去84年了，但至今仍在出版和为各大学所用，已是学界公认为当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为“繁荣祖国文化”的这个梦，他发起大众语运动，击退了文言文复古的逆流；他办大江书铺，出版进步书刊。在重庆复旦大学，为了使新闻系学生学以致用，他提出了“好学力行”作为系铭，并自筹资金首创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新闻馆。在抗战爆发后的年月，望道先生也没有忘记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做点事情，他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中国语文展览会”，宣传祖国语言文字，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 振兴新复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望道先生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1950、1952年两次院系调整后，望道先生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

两次的院系调整，使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十八所大学的文理科全部调入了复旦，一时间群星际会，人才荟萃，但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又个性迥异，如何才能把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在一起；如何才能把一个旧复旦改造成为一个全新的复旦，成了望老这一时期的又一个中国梦。为了这个梦，望老付出了许多。

在1952年秋季开学时，新任校长望道先生就复旦大学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向全校师生作了一次长篇的演

讲。他谈了新复旦的教育方针和新复旦的教育任务，最后对同学们提出了七点希望。如何来贯彻执行？望道先生采取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首先由校一级领导干部组成一个行政办公会议，通过校长的集体办公来处理学校的一切重大问题。学校还有一个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一经做出决定，由行政办公会议通过执行。经两次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新复旦，要发展、壮大还必须搞科学研究。望道先生认为，除了开展经常化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复旦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议，在1961、1962和1963年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望道先生倡导科学研究和新学风发展复旦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复旦大学的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复旦崛起成了国内的名校，跻身世界前百所名校的行列。

为了圆“发展复旦大学”的这个梦，不管大事小事，望老可谓呕心沥血。50年代，曾有人提出要来改复旦校名为上海大学，各说各的理由，争执不下，最后望道先生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光华已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下吧”，这场校名之争才算平息下来。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周谷城先生信封上的字迹，望道先生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人请毛泽东主席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个字就是毛泽东主席为复旦大学题写的。

在50年代院系调整中，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望道先生知道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主席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



位于上海福寿园君子园的陈望道夫妇纪念像

系才得以保留下来。在今天复旦新闻学院，竖有一座望道先生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实际创始人，永远纪念他。

### 自掏腰包建校门

复旦的校门也是几经变迁，原来在国权路口对面，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六十周年，学校决定建新校门，并移址到现在的邯郸路220号。为了建造现在的这座校门，预算需要两万余元，但当时学校只能有一万元的投入，于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作为校门的建造资金。

在六七十年代复旦地处上海的城郊结合部，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远比市区要差，也给复旦职工子女的读书、升学、就业带来许多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

生，为此多次向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当时有一万多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也觉得十分为难，但望道先生还是不断地反映。1977年10月，望道先生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探望他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复旦能尽快划入市区。”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先生的梦一个接一个实现的过程中，望老历尽艰险。在20年代因引发浙江“一师风潮”无法在一师继续任教，在30年代为保护左派学生被逼离开复旦，在抗日战争年代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先生又多次上了被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但先生临危不惧。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这个梦，望老奋斗了一生。

（本文作者系陈望道先生之子，现居美国）

# 法国的丧葬习俗

文 / 珊珊



到了每年的4月，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对已经不在的亲人的思念，伴着袅袅青烟渐渐弥漫在山头之间。

在法国生活这段时间，先生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奶奶和外公，两位老人都已经80多岁的高龄，走得也算安详。尤其是先生的外公，是在睡梦中过去的，没有一点痛苦折磨，大家都觉得，那是生命终结时最大的幸福。

先生的奶奶是天主教徒，所以葬礼选择的是宗教仪式。而外公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普通大众的仪式。

在法国，也分土葬和火葬，一般都是根据老人生前的愿望或者家庭传统方式来决定。先生的外公生前曾经开玩笑说：“以后等我过去了，你们还是给我土葬吧。火葬多疼呀！”

外公是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过去的。第二天一早，外婆就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人，把外公送去了殡仪馆。在法国，



丧葬仪式都是“一条龙”服务的，搬运、棺木、入葬等费用都是一起的，并且由丧葬公司统一配备工作人员完成。

当去世的人被安排在殡仪馆时，他的家人可以在放置棺木的小房间里跟亲人做最后的道别。在这里，并没有大声的哭泣，痛苦的脸庞，大家都默默地拉着手，互相安慰支持。此后，丧葬公司的灵车会将棺木抬上车，去老人生前经常去的地方转一圈，然后就拉上山了。

法国不像国内，一个城市只有几处固定的陵园，一般每个小区域就有一处小小的陵园，所以平时要去追思亲人，也是很方便很近的。先生的外公被安葬在家族墓地里，这里的墓地都会挖得很深，最先去世的家人棺木被安放在最下面，此后去世的棺木则按顺序一个一个叠放在先前的棺木上。

在棺木下葬前，逝者生前的熟人朋友都会前来送别。因为先生的外公生前是当地“狩猎者协会”的成员，所以

就由协会的会长在墓地前读个简短的悼词。在仪式快结束的时候，人们会抓起脚边的一把土，带着自己的哀思抛入坟墓。此后人们便慢慢散去了。

先生奶奶过世的时候，是按照天主教信徒仪式来举行的。大部分手续跟普通葬礼相差无几，不过丧葬公司会将棺木先抬到当地的教堂里，然后由牧师主持仪式。因为天主教认为，当一个人去世后是要进入天堂去享受更快乐的生活的，所以家人不必哭泣悲哀，应该祝福逝者翻开他人生的新一页。

在法国也没拜祭先人的特定日子，墓地都离家比较近，所以有事没事都可以带着鲜花去看看自己的亲人。

虽然不同的国家文化习俗不同，但对逝者的悼念和哀思都是一样的。逝去的，已经永远安息，就让活着的我们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吧！

# 高科技盯上殡葬业

编译 / 潘文军 本文原载《现代快报》

死亡是笔大生意。

英国每年有50万人死亡，根据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英国每年殡葬业的收入大约有20亿英镑。

英国殡葬业大约有1500家企业，总共雇佣了20105名员工。据预测，到2014年年底，整个行业的收入将会增长4.7%，因为安葬空间的竞争正在缓慢推高火葬的价格。

有了这样一个庞大而利润丰厚的市场，那些高科技企业盯上殡葬行业就不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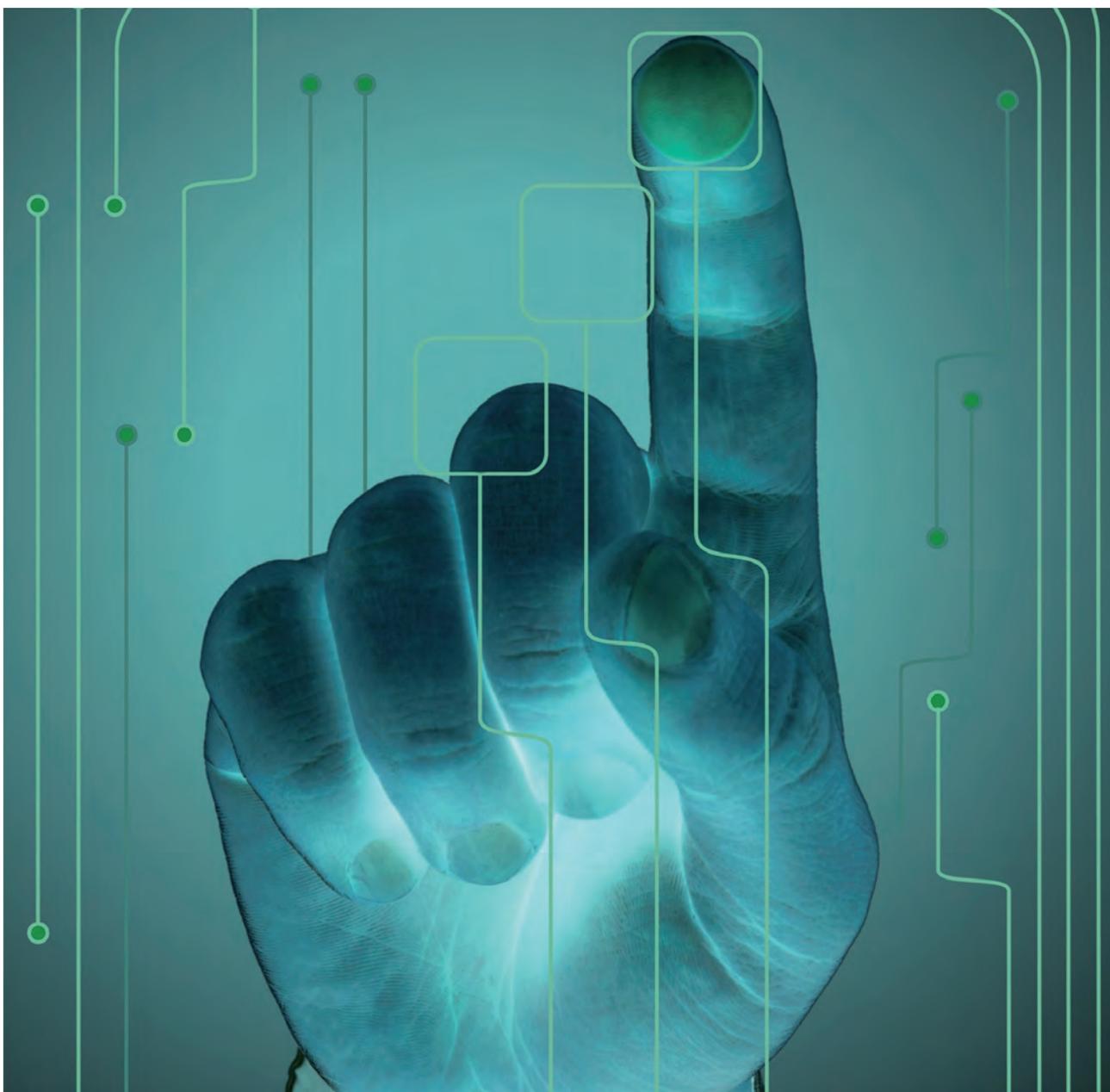
AEQUITAS

VERITAS

2009

IN CRYPTOGRAPHY WE TRUST

100,000 AD INFINITUM



## 比特币支付

新技术并不仅仅应用在殡葬业中那些光鲜的部分，也被应用在很实际的地方，比如，可以用数字加密货币——比特币来支付葬礼费用。

雷迪特去年就用比特币支付了他祖母的葬礼费用。

对此，曾经写过比特币报道的卡吉姆·舒波并不感到惊讶，他说，比

特币已经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用作医疗、保健等项目的支付手段，在葬礼时使用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发现，用比特币支付葬礼费用的用户热衷于在一切领域使用比特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生已经同意接收比特币，伦敦的很多地方也同意顾客使用比特币。”卡吉姆说。

## 太空葬礼

一些公司正在想更多的创意，比如美国一家名为 Celestis 的公司就提供用火箭把人的骨灰送往太空甚至其他星球的服务。

1997 年，该公司进行了第一次“纪念航天”，将《星际迷航》之父金·罗登贝瑞和迷幻药倡导者蒂莫西·利里的骨灰送上太空。

此后，该公司又增加了多项服务——如果仅仅将骨灰送入地球轨道，只需 4995 美元；如果送入月球轨道，就需花费 12500 美元。

2016 年，该公司将推出把逝者骨灰送入“没人去过的地方”的服务。该公司将利用太阳帆技术（利用太阳辐射压力推动飞行器前行），让飞行器无限制地滑向太空深处。金·罗登贝瑞、他的妻子玛耶尔以及演员詹姆斯·杜汉各自一部分骨灰将参与这次

飞行。

一旦载有骨灰的飞行器被发射到平流层，逝者的亲人就可以在 Celestis 网站上对其进行实时跟踪。

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飞行器发射的过程还可以制作为 DVD。

Celestis 公司创始人查尔斯·查福尔说：“我不认为我们提供的服务昂贵而新奇，我们提供服务的起步价只有 1000 美元，而美国人均殡葬费用达到了 8000 美元。不仅如此，我们为那些渴望到太空旅行的人提供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最后机会，这是对他们的尊重。我们相信人类会成为一个多行星物种，我们将采取包括葬礼和追悼会在内的一切仪式纪念逝者，太空殡葬可以减少对地球空间的占用，这是自然演变的一部分。”





## 视频遗嘱

举个例子，“你的遗嘱”公司开发出一个 iPhone 应用程序，可以让临终之人创建“视频遗嘱”，供亲人在他去世后查看。

立遗嘱者可以创建并上传一段视频，随后用智能手机可以读取的条形码对视频加密，这个条形码只会交给立遗嘱者信得过并且显然会在他之后去世的人。

立遗嘱者去世后，受托者用 iPhone 程序读取条形码，然后会收到一封包含视频遗嘱链接的电子邮件，该链接将会被自动发送到立遗嘱者从列表中选择好的收件人。

不过“你的遗嘱”公司承认，在大多数国家视频遗嘱不能代替书面遗嘱。但在交了额外的费用后，视频遗

嘱为“正确理解”书面遗嘱所要表达的意思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让法律审查成了“一个简单的过程”。

“你的遗嘱”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沃尔夫冈·高布乐说：“在人生当中，死亡显然是不愉快的一部分，但却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通过视频方式发布遗嘱比传统方式更容易，因为传统方式需要一名律师和一个证人。”

高布乐认为，科技将会对英国乃至全球的殡葬业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不远的将来，围绕殡葬主题将会出现很多新的业务。我已经看到过其他很多有关殡葬业务的企业，”高布乐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在处理身后事时更加容易、更加舒心。”

## 殡葬前景：传统仍占优 高科技是趋势

英国殡葬业协会相信，传统保守的殡葬业正受到高科技的强烈冲击。

该协会发言人说：“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被用在殡葬业务中，英国殡葬业协会计划和一家公司合作，将应用软件下发到所有协会成员。我们的会员大多有自己的网站，所以越来越多的葬礼通告可以通过网站告知公众。”

例如，协会的免费在线讣告服务——“永远在线”，通过互联网将丧亲之痛告诉亲朋好友，以弥补报纸讣告覆盖率的不足。

虽然“智能葬礼软件”等高科技手段在殡葬业中的应用迅猛增长，但代表了英国殡葬业 80% 企业的英国殡葬业协

会，还没有出现大规模采用新型葬礼形式的趋势，大部分人死后还是选择入土为安。

该协会发言人说：“刚刚痛失亲人的家属对葬礼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他们会介入到葬礼的仪式和内容当中，并且会提出很多个性化要求。因此大多数葬礼仍然安排在让逝者家属可以面对面接触到逝者遗体的殡仪馆中。”

看来葬礼暂时还会保持它的传统。

但可能在不久以后，很多人会通过智能手机预订葬礼；通过平板电脑观看预先录制的“遗嘱”；或者将我们的亲人遗骸送上太空，我们则通过智能电视观看他们的骨灰在环绕我们的地球；我们不再需要去访问沉闷的墓地。

# 国际殡葬协会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缔约性 NGO 机构

文 / 晏宜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五次大会现场



国际殡葬协会代表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影

(右 2: 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 Teresa、右 3: 国际殡葬协会秘书长 Knap, 左 2: 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洪昌, 右 1: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王计生, 左 3: 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伊华)

当地时间 2014 年 6 月 3 日 16 时 18 分, 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五次大会通过审议, 国际殡葬协会获得所有参会代表一致通过,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 NGO 机构, 享有缔约国待遇。福寿园集团作为国际殡葬协会会员, 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经过国际殡葬协会秘书处及其殡葬遗产委员会多年的不懈、辛勤努力, 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间委员会及其审查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评估, 国际殡葬协会同其他 21 个 NGO 组织一起, 从 156 个申报机构中脱颖而出,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 NGO 机构。

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洪昌表示: “这是国际殡葬行业的划时代的成果, 必将促进殡葬行业文化属性的真正回归!”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福寿园国际集团总经理王计生表示: “这是世界殡葬行业的划时代的成果,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据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 2003 年 10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大会上通过, 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有 146 个缔约国, 中国于 2004 年 8 月加入该条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总和, 而进入现代人视野的。国际殡葬协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 NGO 机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殡葬承载了历史, 传递了精神, 凝结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殡葬之于现代社会的真正价值, 不在于对遗体的处理, 而是要通过情感与人性的表达, 唤醒对过往人、过往历史的了解与尊重, 激活现代人在传统文化中的认同感。

# 书房窗户不宜多 植物首选是文竹

文 / 袁敬斋



文昌位属东方甲乙木，因此书房最理想的方位是在东方，如果格局所限书房无法设在东方，那么将书桌摆放在东面也可以。绿色属木，因此书房最理想的颜色是柔和的浅绿、果绿，对于保护视力、宁定心神均十分有效。绿色之外，白色、浅黄均可以考虑。书房四壁的颜色要柔和雅致，相反书架的颜色倒是不妨深重些，压得住阵

脚，不轻浮。

一间理想的书房，必须视线良好，光线充足，但是要避免阳光直射，可以用窗帘或百叶窗遮挡一下。同样灯光也不宜过强或过弱，60瓦的台灯正好。书房讲究聚拢书卷气，因此窗户不宜多，只要保证通风就可。落地窗的格式并不适合书房。

对读者来说，书房与一个人的工

作事业密切相关，除了吸取知识之外，既适合谈生意，也适合结交朋友。因此，一间好的书房，“明、静、雅、序”是非常重要的。

### 静

书房是私密之地，学习也好，谈生意也好，乃至吟诗作画也好，都需要这么一个相对隐秘的、半封闭的好环境。因此，书房的建材隔音效果要好，考究点的人家甚至可以向卡拉OK包间取取经，用专业材料来做书房墙壁。同样道理，书房的地板也最好选择带吸音效果的。地毯倒是不宜太厚，铺得太厚，太舒适了，反而不催人奋进。

### 雅

书房的陈列摆设，讲究一个“雅”字。书桌上可摆放文房四宝或九层文昌塔，增加书卷气。植物首选是文竹，

摆在对门处，取“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的好口彩。文竹之外，松柏之类枝干笔直的盆栽均可考虑，最忌讳的是藤蔓类，纠缠不清。民间流传，在书房里可以摆放四棵葱、一棵芹菜，常换常新，取“聪明勤快”的谐音。

书桌如果近距离对冲有尖角，可以用圆润的饰品（比如水晶球之类）遮挡，化解煞气。书房里可经常挂些书画条幅，必须挂得井然有序，不可凌乱。另外，在主人位背后忌讳挂水流汹涌的图案，避免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

### 序

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须收拾得井井有条。书房不可开门即见书桌，书桌也不可放在梁下，压梁不宜开拓思路。椅子的话，太师椅、转椅、老板椅都可以，但不要放躺椅。坐得太舒服了，学习思考的动力就不足了，老躺着看书，对视力也不好。

书房里的电器不可太多，各类电线、网线一定要想办法收纳整齐，放得清晰到位，这样你思考问题时才会同样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书桌与沙发之间的开阔地带也要清理整齐，不要成为杂物的堆积地。

书柜、书架里的书除了要摆放整齐外，不要放色情书籍、含鬼神内容的书籍，不吉利。如果你不是医生，那么病理类的书请不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尤其要注意，别让这类书籍正好处在你的背后，易招煞。以今年的运程而言，书柜里要少放时尚类的书，国学类的大部头和本专业的权威著作请放在显著位置。

书桌的摆设要注意，左青龙右白虎，青龙为吉白虎为凶，因此吉可高过凶，凶不可高过吉。所以，书桌上的东西，左右一样高无妨，如果高低不平，只可左高过右，万不可右高过左。同样道理，左边为吉位，忌讳较少，电脑、传真机这类经常要动用的东西适合放在左边，右边的动得越少越好。



哲学探讨的问题这么多，Shelly Kagan教授只给了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就是：“我一定会死。”盘腿坐在讲台上的Kagan就如古时的圣贤一般和我们探讨最后的归宿。

《福寿人文》近期陆续连载耶鲁公开课《死亡》，与这位大仙教授一起探究生死的问题：“人能够从自己的死亡中幸存吗？”“如果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恐惧？”“死亡以及死亡过程究竟有什么不同？”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第五讲

## 自由意志与濒死体验

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 Shelly Kagan

### 超自然现象的物理解释

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对立解释的轮廓：二元论的解释，那个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以及物理主义者用生物过程所做的解释。要承认的是，在对濒死体验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描述之前，比如白光和欣喜感，从远处看见你的肉体等，我们还不算做了什么物理学

解释。但这实际上是科学家的研究领域，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初步的物理解释。比如，当肉体承受压力，好比说在走向生命的生物过程终点时，会释放出某种荷尔蒙，这也许就解释了欣喜感。类似的，当肉体受到压力时，大脑负责视觉的部分受到异常的激发，这也许就解释了白光或者在隧道中压抑的感觉。



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瞧，这是这一解释的细节”，但是我说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用生物学术语来解释濒死体验，所以你要凭自己的判断力做出决定：用肉体和大脑在临近死亡时受到的创伤性压力来解释这些体验，是不是更合理？或者更合理的解释是，那时灵魂部分脱离它跟肉体的正常联结？我觉得初步的科学解释够有说服力了，所以我认为，“为了解释濒死体验需要设定灵魂的存在”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主张。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各种可以诉诸的“超自然”现象。至此，我只讨论了濒死体验。降神会又该怎么说呢？我们如何解释一些人好像能够跟死人通灵这一事实？我们如何解释搞降神会的人，知道只有你死去的叔叔才知道的你的过去？

二元论者也许能够通过诉诸灵魂而解释这些现象。你往生叔叔的灵魂在跟那个通灵的人沟通，所以他知道



只有你和你叔叔知道的事情。

物理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些事情呢？简单来说，我不知道。我不是靠物理主义者、科学术语解释这些事情为生的人，但是确实有人从事这个，他们往往热心于给出解释。不要问我搞降神会的人是怎样做出如此令人惊奇的事情，问我就是在浪费时间。你该去问魔术师，他们的职业是欺骗人，让自己看上去像是能做出神奇之事。现在确实有职业魔术师专门从事揭穿那些声称能跟死人通灵的人。他们经常解释各种标准的魔术师诡计是如何“解读心灵”的，就像是在跟死人通灵。

当然，这并没有证明二元论者是错的。有可能真的存在降神会，有可能真的能跟死人通灵。跟以往一样，你要自己来做决定，你觉得哪个是更好的解释：是超自然的、二元论者的解释更有可能，还是物理主义者的解释更有可能？

假如你梦见你过世的母亲又回来跟你说话，一个可能的解释来自二元论者，说是你母亲的灵魂，在你睡着时跟你沟通。但还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物理主义者解释道：那只是一个梦。你当然梦到了你母亲——你爱她！你要问，哪个是更好的解释？

我无法花时间考察每一种传说中的超自然现象，但在原则上，我们应该那样做。我们应该考察每一类事件的情况，评论关于所发生事情的各种科学解释。（有时，光是事实就存在争议，需要做出解释。）在这里我无法花时间这么做，但从我的观点来说，当我在评论证据时，最后我总是认为没有理由超出物理主义去加以解释。

## 灵魂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再次概括一下。一些人要论证灵魂的存在，说为了解释某种东西，不管是日常的、司空见惯的，还是某种超自然的现象，我们都需要

设定灵魂的存在。在有些情形中，我想承认，灵魂的存在也许是一切可能的解释的开端。但问题从来不是“那是不是可能的解释”，而是“那是不是最佳解释”。当我评论各种论证时，我最后认为物理主义者拥有更好的解释。

注意，我不想否认，对于一些事物，物理主义者还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已经承认，尤其是关于意识的本质、体验的定性方面，比如闻到咖啡、品尝菠萝、看见红色是什么样子，还存在着难解之谜，很难用物理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仍然悬而未决。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说更好的解释在二元论者哪里。因为在我看来，只是设定灵魂的存在并不能真的提供解释，它只是给出了一个解释的许诺。所以，双方最多打了个平手，我们并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去接受灵魂的存在。

如果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或者那个事实，可以想到的物理主义解释都不成立，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关于意识以及其他事物，我们还没有看出该如何解释。但是，还没有看出如何用物理主义的术语去解释，不等于看出那不可能用物理主义的术语加以解释。

类似的，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二元论者的解释（不管是对意识还是其他的谜），这个解释的一些细节确实实行得通，也许我们就可以说，二元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但是对我来说，对于真正的难题，二元论与其说提供了什么解释，不如说它只是在断言设定非物质的东西之后，解释起来情况就好多了。而我认为这个论证并不能说服人。

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考察的各种二元论的论证都不成立，至少从它们目前的立场来看。当然，也许某一天会发生变化，也许某一天我们将决定真的需要诉诸灵魂来解释（或给出最佳解释）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但是



现在，无论怎么说，至少在我看来，诉诸最佳解释推论没有给出设定灵魂存在的理由。

### 笛卡尔的论证

我们不断尝试用最佳解释推论来论证灵魂是切实存在的。不过，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二元论呢？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二元论论证方式存在于世，而且值得加以探讨。

实际上，这种“新的”论证方式来自 17 世纪伟大的法国哲学家勒

奈·笛卡尔的作品（笛卡尔所著《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的第六个沉思）。笛卡尔论证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纯粹的哲学方法：这种论证方式没有有效的实证前提，仅仅基于哲学反思。尽管这是一种纯粹且没有实践经验支撑的哲学思维范例，许多人依旧认为这一论证非常令人信服。

在笛卡尔论证中，他首先要求人们想象一个故事。我将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一个关于我和我的早上的故事。

不过，如果你把这个故事想成是关于你和你的早上，那么它也许更具有说服力。无论如何，请记住，我从未声称我即将讲述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这只是我虚构出来的而已。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大可以把这个故事想象成已经发生过的。实际上，这个故事看起来也有可能成真。

讲故事之前，我还要多说一句。我说这个故事“可能成真”，并不意味着说它在经验上可能。我所说的可能性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因为这个故事在逻辑上是清晰明了且完整一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些类似的例子来帮助理解。比如，龙和独角兽的存在就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合乎逻辑地想象出它们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些生物在经验上毫无可能存在。总而言之，我仅声明的是，我即将讲述的故事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合理性。

假设，我在今天早上的特定时间醒来。我环顾房间四周，看到的场景一如我昨晚睡觉前漆黑的房间。我听到了房子外面汽车的声音、我闹钟的响声，等等。我离开房间向浴室走去，准备刷牙。当我走进光线更强、更明亮的浴室时，我看了一眼镜子。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在镜子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正常情况下，当我朝镜子里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的脸、我的头还有我躯体的映射。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没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在镜子里看到



了我身后的浴帘。通常情况下，我身后的浴帘应该被我的身体挡住了，但现在我没有看到我的肉体。我有点吓坏了，于是摸了一下我的头，或者说应该摸了一下我预想我的头应该在的位置，结果我什么都没有摸到。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也没有看到它们。

现在，我真的开始恐慌了！我开始尝试着触摸自己的肉体，但是依旧没感受到任何物体的存在。我不仅感受不到自己手指触摸的感觉，也感受不到肉体应该有的被触摸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当然，如果换成一个小说家来讲述，他肯定讲得比我要好很多。不过我希望我说的已经使你明白，我们想象的是一个我发现自己的肉体并不存在的故事。至少，我试图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摊开了说，我正在让你想象一个故事，在故事中我的肉体并不存在！而且，不仅我的肉体不存在，出于某些原因我还无法感受到自己的肉体。总而言之，故事中我的肉体压根就不存在。这看起来有可能，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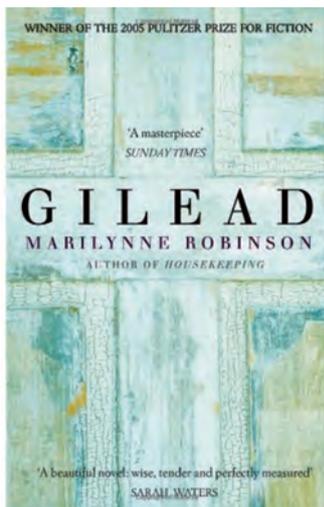
不过请注意，尽管在故事中肉体并不存在，但我的心灵却是真实存在的。毕竟我身处浴室之中，脑子里正想着诸如“为什么我看不到镜子里的肉体？为什么我摸不到自己的头？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我疯了？”之类的问题。我很恐慌，也很害怕。故事中，我能够思考各种问题，因此证明我的心灵是存在的。但是，与此相反，我的肉体并不存在。这就是我让大家构想的故事，而且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事发生。

我的心灵存在而肉体却不存在，这是我们想象出的故事。然而笛卡尔论证的精妙之处便是，他能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推导出结论：事实上，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之间一定存在差异。接下来我们会具体解释。

（待续）

# 生命尽头的光

文 / 艾小柯



《Gilead》  
 作者：Marilynne Robinson  
 出版：Picador  
 出版时间：2006-01-10  
 定价：9.29 英镑

Marilynne Robinson 真是位传奇作家。这位华盛顿大学的女博士1980年的处女作小说《家事》夺得了海明威基金会奖，并被提名普利策文学奖。二十多年后Robinson才写第二本小说，2004年的《Gilead》势头更健，一举摘取次年普利策文学奖，国家图书评论圈文学奖及图书大使奖。Robinson在数所大学当过“住校作家”，也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评论》、《纽约书评》等文学评论界王牌杂志作者，比起大部分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作家写起来要气定神闲得多，甚至被称具有“神的高度”，也才能不畏市场需求写出《Gilead》这么一个极其“难读”的故事——沉重、繁琐，与圣经教条紧密结合，甚至晦涩，一如19世纪的苏俄旧小说。可就是这么一本“涩书”，竟偏得到了市场认可，与改编成电影的爱情、悬疑、凶杀、流行小说们一同摆放于畅销书栏，普利策名头闪闪发光，在一排通俗小说家队伍中鹤立鸡群，大放异彩。

Gilead是Robinson以美国爱荷华州塔博尔镇（Tabor）为原型虚构的一个农村小镇。故事以牧师John Ames在生命尽头写给六岁儿子的松散回忆录形式展开，前后四代人，生死交迭，从废奴运动直写到上世纪60年代，情节几乎为零，就连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也都是次要的过场；重点章节全在John Ames对自己一生的反思，对生命，对神、爱与罚、变迁与滞留的思索，由沉重写到轻盈，由离乡写到归乡，极为特殊。

我一般不太喜欢大段描述个人感想的小说写法，更希望通过人物

的语言、动作、行为及面部表情的细节来体会他或她当时的心理状态。但这位John Ames的临终絮叨虽繁琐，却并不令人讨厌，归根究底，是絮叨与反思中夹杂了大量的描述性片段。比如开篇他说自己已苍老到不知美丽为何，马上举出某日他经过镇里汽修厂，看到两位浑身油渍的年轻技工在太阳地里打闹说笑抽烟，便觉得他们美；写到早年一次布道的讲稿，在恐怖的西班牙流感与对圣经最后审判反思的交织中，突然冒出来为了制碳做防毒面具，人人吃桃，每条街角都有公桶收桃核的细节。有些时候John Ames还充满了幽默感，比如说到我们该原谅自己的敌人，“这值得你长命百岁，活过你所有的委屈——另一个该让你注意身体健康的原因。”这些琐碎的片段补充了每段反思的主题，使“反战”、“废奴”、“种族隔离”、“衰败”、“纯真”等或宏大或抽象的概念变得平实坦荡，尽管读来松散，甚至偶尔也如老人的思维一样跳跃且重复，但大框架坚实，一步步深入人物内心，一点点漫入关键主题。

与故事并行的是自美国内战以来到20世纪60年代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干旱、瘟疫、大萧条、二战、越战和朝鲜战争。尽管这一切都只间接出现在John Ames的繁琐回忆中，但这位虔诚牧师生命最后一刻最终提出的问题却与历史的全部意义息息相关。在描述小镇Gilead之时，John Ames曾提出：在这样“每当树一长成，大风就来折断”的荒凉之州，人类垦荒定居固守，究竟是为了证明什么信念？而在全书最

后，在详细描述了 Gilead 草原日出的壮美景色之后，John Ames 的答案是：

“对我来说，像这地方一样荒凉简直就如同基督自身，不为人注意。我不禁想象早晚你也会离开，如果你已经离开或正打算离开，都没关系。这整个小镇的确看起来像希望倦怠，甚至萎靡后的样子。但延迟的希望也还是希望。我爱这座镇。我有时觉得在这里入土为安是这爱恋的最后疯狂体现——我也将随时间焚化，直至化作伟大的最终炙热。”

从这散文诗一般的词句中喷涌而出的，是 John Ames，或者说是作者 Marilynne Robinson 本人，对她的国家、历史与人民最深切挚诚的感情。这种感情无法用语言总结，它伴随着 John Ames 的缓缓回忆渗透于每一段往事，每一篇布道书，每一条圣经教义讲解，每一次对上帝的虔诚祷告中。沉重坚实，历历在目。

这本书的核心，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以人类作为整体，具体表现为美国土地上近一百年来的多元移民，前沿进取精神的蜕化，信仰内部隔阂疏离，关系纽带分崩离析，历史的悲惨重复与灾难的不可避免；然而透过人类的劣根性，透过一切的苦难与悲剧，Marilynne Robinson 最终想说的依然还是谅解与希望，依然还是救赎的可能。

我相信所有宗教的真相，在跨越种族、地域、时间之后，都是对世界本原的忠实描述与对人类未来的殷切期盼。而不管什么样的信仰，引导我们终于从历史走向未来，从绝望中获得希望的光芒，都将是爱。



### 内容简介：

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森 2005 年普利策小说奖作品。故事以 Gilead 小镇的牧师 John Ames 在生命尽头写的松散回忆录形式，前后四代人生死交迭，展开对生命、爱与罚、变迁与滞留的思索。回忆从离乡写到归乡，沉重写到轻盈，引导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从绝望中获得希望的光芒。

### 精彩摘句：

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不苦苦想念这个世界，尽管我渴望看到和妻子、孩子团聚——我是指路易莎和丽贝卡。这事儿我已经想了好多年。好了，这颗老种子就要掉在地里了。那时候我便什么都知道了。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孩子，睁开眼睛看一次世界，看见那些永远说不出名堂的、令人惊奇的东西，然后不得不再闭上。



我们面对死者  
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  
止庵书写亲情离别、叩问生死的沉静之作

文星  
理想国出品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惜别》

作者：止庵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1日

定价：45元

《惜别》是止庵在母亲故世三年后，经历涓滴沉淀，凝练而成的生死体悟。全书共有六部分，以母亲的离去为起点，片断式地向回追溯。母亲生前的日记和书信，与作者的回忆和思考两相交替，形成两种对立却彼此依存的书写状态。母亲留下的手泽，充满亲人相处时的温暖细节：最常做的那道红菜汤，与“我”一起看过的电影，病重时吃下的那枚小布丁……这些事情平凡微小，却感人至深，是生之存在的切实印记。

### 编辑推荐：

“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意味，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的生活。我久久记忆，时时回想的，也是曾经如此生活着的母亲。我惋惜哀痛这种生活与母亲已经一并不复存在。”母亲去世三年后，止庵写下了对她的怀念以及对生死的体悟，是为“惜别”。

由此，止庵在众多生死论说中上下求索，呈现出从死看生的独特角度：死是一个人的终局，令故去者成为一种“曾经存在”；死也是众人的终局，令所有生者成为中途正在逝去的“在死者”。作如是观，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眼光，由他及己，重新思索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死大问。



### 《家世》

作者：余世存

出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29日

定价：39元

《家世》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是要让孩子不要当败家子；黄兴家是无我、笃实；聂云台家有家庭会议……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 编辑推荐：

2009年，作家余世存母亲逝世后，开始了追忆父母及家族命运的书写。他认为这种血缘、亲情和家族、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宗亲观念，它其实也是文明理性的一部分。处理好的话，他是能够更有信心面对这个世界，使他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封闭得过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



《比我老的老头》

作者：黄永玉

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9月1日

定价：36元

黄永玉先生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黄永玉老人与书中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逸事，一路娓娓道来，著者莞尔，读者会心。微笑之后，最值得细细品味的，还是大师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编辑推荐：

翻开本书，里面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钱钟书、张乐平、沈从文……如巨星熠熠，照亮了整个近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天空。一代“鬼才”黄永玉，与他们相识、相交、相知；因为懂得，才如此惺惺相惜，一如他无比深情地怀念一群逝去的老头：“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中。”

“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合上书卷，会看到黄永玉先生写在封底上的这段充满了诗意的感伤的话。于是，你也会为自己终于没有错过书中的这些老头儿感到由衷的幸运。



《生命的肖像》

作者：（德）瓦尔特、（德）拉考塔，  
王威 译

出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9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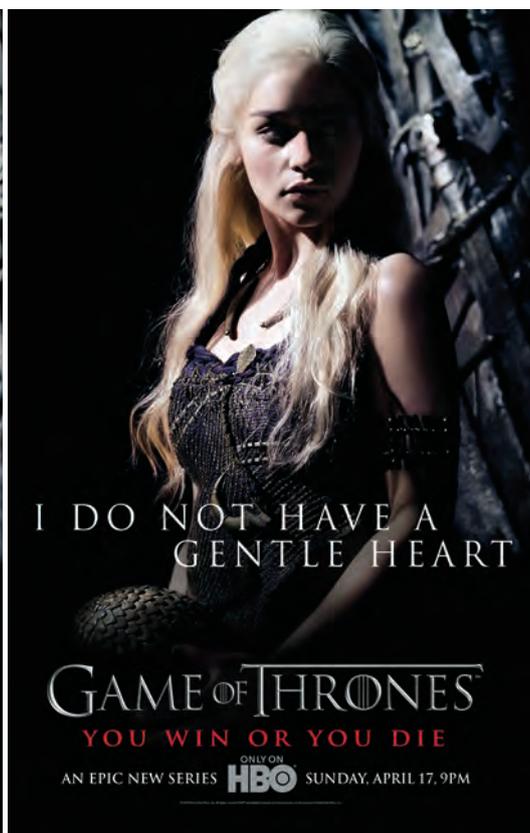
定价：68元

什么是对一个人生命最简单也最平等的概括？看过德国摄影师瓦尔特那套著名作品《死亡肖像》的人，会回答：两张黑白照片。如果你捧着这部摄影集中文版《生命的肖像》，会觉得它可能是你看过最沉重的书，因为不算太厚重的书里竟承载着 20 多人的生老病死，而你必须直面他们濒临死亡时的瞳孔，以及死后安详的面容。

编辑推荐：

这是由一组在欧洲引起轰动的“生命肖像系列”图片和采访文字编辑而成的作品，它记录了人的生命和死亡，他们中有科学家、官员、警察、作家、银行家、医生，甚至刚出生的婴儿。

在这些人的脸上，你会看到满足、平静、满怀希望，还有绝望、放弃、哭泣、害怕，以及深深的哀伤……如果我们记得住这样一些凝固住的脸，我们体内的某些情感将会得到净化。阅读本书，我们可以感受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以及人性的光辉。



## 冰与火 生与死

文 / COCO

《权力的游戏》是一部表现中世纪史诗奇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的奇幻巨作《冰与火之歌》七部曲为基础改编创作。该书于1996年初第一卷问世时，便以别具一格的结构、浩瀚辽阔的视野、错落有致的情节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迅速征服了欧美文坛。书名“冰与火”，为的是突出人性挣扎的含义。该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乱世的史诗，每一页都浸透了太多人的爱与恨以及生与死。

爱与恨，冰与火，生与死，没错，这些看似极端的词语都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它们彼此都是两极相对的，而乐极生悲，盛极而衰想说的也就是这些。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就会有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痛苦，欢乐与悲伤，性格里更会有着热情和冷漠截然不同的两面，而同样也要经历生与死。

这次 HBO 的重头戏《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想跟你讲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乱世的史诗，是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却都有着深刻命运联系的众人这个动荡多变的世界里努力生活，努力寻找自己最终生活道路和意义的

精彩的人生故事。

在这里人的身份有高低贵贱之分，而走的生命之路却绝不会以此而走得顺利通畅，每个人都要努力辛苦地去思索，去挣扎，去选择，去尽力找到自己该走的人生路。而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需要看着一个个的人走进自己的生命里，最后在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我们，被我们渐渐淡忘或是永永久久地留在了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心里，即使他们已不在这个人世。

没错，这部电视剧的原著想讲述的故事，留给我最深的感动就是这个。

在这个由作者乔治·R·R·马丁所虚构的叫做维斯特洛的大陆上，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都历经各种苦难和考验，每个人都走得犹豫和艰辛，真实得和我们现在的人生没有什么两样。而这些就像这个大陆特有的气候周期一样，人一生的快乐和苦痛被简化和阐述为这个世界所仅有的夏天和冬天两个季节一样，鲜明对立，轮回更替。延续时间或长或短，你永远都无法确切得知接下来交到你手上的是命运的丰饶角还是人生的苦酒，而在此之前，你必须不断地拷问自己，做出选择，然后尽力走好自己选择或是被逼无奈去走的路，努力地活下来，活出自己甘苦共存的人生。

就是这样一个个人构筑起了这个世界，书写了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自己独有的故事和历史，而他的每一页浸透了太多人的血和泪，爱与恨以及生与死，所以不管你是看书还是观剧，请你一定要好好去看，去品，因为这是个精彩的好故事，我虽然无法像曾经优秀的游吟诗人那样为你动人地娓娓道来整个故事（至少现在不

能），但也想和你一起去经历其中的欢笑和泪水，感受着生命的宝贵与无常！

其中，片头曲以及整个构造和创意做得精致动人，在宽广雄浑但又不失一丝优美和哀伤的音乐声中，这部剧的制作人员用一个个精致的大陆，城市模型来为所有人大大略展开和介绍了这一季的故事将主要发生的几个地点：以金底黑色的宝冠雄鹿为家徽的拜拉希恩家族即当今铁王座上的王所在的都城——君临城；以冰雪皑皑的大地上奔跑的灰色冰原狼为家徽的整个故事主要核心之一的一个家族，史塔克家族的都城——临冬城；没有任何代表物，只为整个王国守护边境，不参与任何权力纷争的守夜人军团所在地——绝境长城；以及现在国破家亡，以黑底红色的三头火龙为家徽的坦格利安家族，现只能栖居的自由贸易城，而伴随着激昂紧张的乐曲声的结束，以雄鹿、冰原狼、雄狮、火龙为主干线以及伴随着各种势力和家族的权力纷争和激烈战斗的故事才就此吹响了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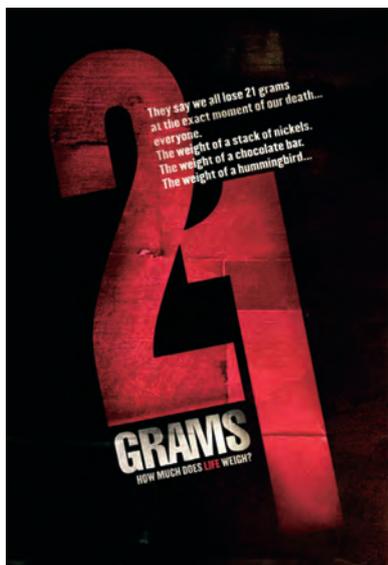
（本文摘自豆瓣电影）





## 21克——生命的重量

文 /neoeyes



美国影片《21克》，主要讲述了三个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故事中，经历了失去与痛苦，从而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更加深刻认识。影片名字“21克”，是指人死时身体将失去的重量，就是生命的重力，它也代表着灵魂的分离。2003年，Sean Penn 因《21克》获第6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一场车祸让三个人遭遇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Paul 患有严重的疾病，至于什么病，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他的弥

留时间只有一个月了，而他等的移植心脏还没有人捐献。他和妻子都已经放弃了希望，而他的妻子还在计划人工授精准备孕育一个他的孩子。当然她有点武断和自私，她甚至私自找了医生而没有和他商量，他们的感情早有裂痕，却弥久而新。就因为最后的一个月他放弃了吵闹和斗争，而是一再妥协和忍耐。他不想临死了还伤人心，拒绝别人。他的心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已经衰竭。

Cristina 有个幸福的家庭，一个称职的丈夫和两个天使一般的女儿。他们生活快乐，衣食无忧。虽然她以前有磕药和酗酒的历史，但是现在她很努力地远离这些，她参加了戒酒中心的疗程，并坚持着。

Jack 以前是个街头混混，16 岁就曾进过监狱，无恶不作。而现在他笃信上帝，清清白白，平静地和妻子以及一儿一女生活着。虽然他还有全身上下文身，也因此丢了工作，但他仍然不偷不抢，也没杀人放火。

生活就这样进行着，隐忍的不发一言，似乎一切都是会 get better。

但就在 Paul 平静地等待死亡来临，Cristina 叠着衣服等待丈夫和女儿的归家，Jack 的家人和朋友准备了一个生日 party 等待他的出现的时刻，事故发生了。

Jack 归家的卡车撞上了 Cristina 的家人，Jack 仓惶逃逸，使得 Cristina 的家人在事故中无一幸存，而正是如此，Paul 得到了一个捐献心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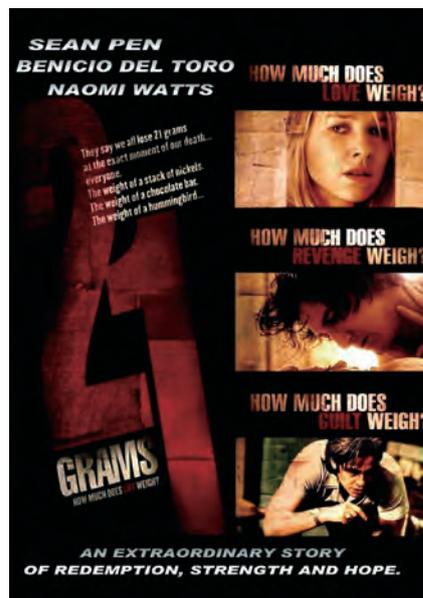
仿佛是上帝的一个玩笑，三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Jack 开始被恐慌袭击，内疚、自责汹涌而来，开始在怀疑和信任中徘徊打转，在生活的漩涡中逐渐失去重心。他决定自首，可是他的妻子请律师让他无罪释放；他埋怨上帝赐予他的卡车，是它夺走了那个男人和他两个女儿的生命，却又希望上帝能够惩罚自己；他开始放逐，用各种方式逃避、自赎……

Cristina 的生活完全垮塌，她也一样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分崩离析的生活让她开始寻找依靠和那些可以忘却痛苦的物质。悲伤地靠药物和酒精艰难度过一天又一天。生命在此时已经不重要，她已经没有快乐幸福生活的理由，生命已似空壳。

Paul 最幸运，这场事故给了他重生。虽然胸前长长的伤疤时时都提醒他是曾心脏移植的病患，可是现在他已经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生命在天堂路口打了个转，又回到他身边。但是，这不代表他是如常人健康快乐的。他一直对自己目前的这颗心脏好奇，尤其是移植后的变化，他觉得他已经不是自己，他没有心脏，而现在的这颗心脏让他觉得他只是属于这颗心脏的寄居体。确切地说，他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死了，现在只是继续着这颗心脏的生活。

当医生告诉 Paul 他的健康仍然不乐观，时日仍不多，还需要等待再次的心脏移植时，他下定了决心找寻心脏主人的生活。他寻找、遇见、爱上这颗心脏的妻子，和她一起踏上复仇旅途。他们找到了 Cristina 的还债者，他要他偿还三个生命的债。他就是躲在这里煎熬的 Jack。Paul 想在生命的最后时日能够化解这场恩怨，让彼此都能逃出这生活的炼狱，希望 Cristina 能再次快乐地生活。他在 Cristina 熟睡之际，设计了一个骗局。可是生活并不会如他所愿，他放走的 Jack 结束不了自己心里的煎熬，返回赎罪。Cristina 本以为不了了之的复仇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开始发疯一般厮打，那股原始的力量可怕得惊人。Paul 惊呆了，Cristina 发疯了，Jack 承受了；Jack 解脱了，



Cristina 发泄了，Paul 却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最后他如耶稣一般救赎了这两个徘徊的生命。

Paul 在生命的最后时分告诉我们，生命真正的重量只有 21 克，犹如五个硬币，一只蜂鸟，或者是一块巧克力，轻得让人无法接受。可就是这 21 克的重量，却让我们不能释怀。看着 Paul 最后安详地失去这 21 克的重量，他用自毁救赎了两个生命，而他又用救赎他人救赎了自己。

生活在我们面前波澜不惊却又汹涌澎湃，生命可以重于泰山也可以轻于鸿毛。但其实它只有 21 克。原来我们一直误解了生命的重量，看得太重，承受不了，枷锁了自己。但是，谁又能说这 21 克有多重呢？原来我们如此脆弱，连这轻轻的 21 克都不能承受，还怎么承载生活？

这部电影在不言不语中让人心痛。无愧于金狮的 Sean Penn，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演技精湛，虽然他在 Oscar 说世界上并没有最好的演技，但是我仍然为他不温不火，却又足见张力的表现叫绝。那种隐忍与决绝，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再不是以前那个 bad guy，那种对生活的洞悉透出摄人的魅力。当然 Benicio Del Toro 和 Naomi Watts 都不是省油的灯，这种组合让人看到了真正的实力派。导演 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 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回归人类受难与新生的根源的旅程，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多余的几十千克的体重都是垃圾。我们用 21 克的重量背负几十千克的重量艰难爬行，经过肉体净化和心灵涤荡，我们踱入新生。

影片的最后，Cristina 和 Jack 的生命都已经回归，开始崭新的人生。给予希望，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

(本文摘自豆瓣电影)

# 突然想到

文 / 李宗贤

我经常会有莫名的念头蹿上脑门。我正说着话，突然想到我是哑巴，从此说不了话了；我正听着音乐，或者虫鸣，或者春天的惊雷，突然想到我已失聪，世界于我永远寂然无声；我正走着路，突然想到我不幸高位截瘫，只能坐着轮椅，看草地上孩子们奔跑；甚至我正自由畅快地呼吸着空气，会突然想到我遭遇心梗，猝然离世，美好的人间于我永远阴阳两隔。

这个世界活着几十亿人，这几十亿个脑门是否都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突然想到？当然，孩子们是不会有这样莫名念头的，他们刚开始愉快地活着，无忧无虑地成长是他们的幸福。即使他们喜欢“为什么”、“为什么”地了解生活，我总祈愿他们不要过早意识到人生。意识到人生，是岁月沉淀的结果。意识到了，便可能也会有我这样的突然想到。

这种突然想到，来自于一个人的经历和阅历。岁月让我强烈感觉到生命无比强大创造力的另一面，恰恰是它无比脆弱的自身的存续力。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生命都是一样脆弱的，生命本身的脆弱无可改变，无论我们的意志力多么坚毅、创造力多么强大，我们的生命随时都会部分地甚至整体地消失。

少年时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已经能够感受生命残缺的痛苦。伟大的音乐家竟遭遇耳聋的致命打击！看到传记中贝多芬用钢丝一端搭在琴弦上，嘴巴咬住另一端，通过钢丝的震动来判断乐句谱写是否符合表达要求，我心中油然而生悲壮的情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竟也成了我心中的强力呼喊。这种情怀后来读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都曾在我全身激荡。我没办法和这些人的苦难遭遇脱离干系，表现出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我执着地想，上天一定是把苦难和幸福均等地撒向了人间。如果说我正享受着幸福，那么一定有人正替我蒙受着苦难。

这样想着想多了，我越来越悲天悯人。上世纪90年代初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问世，我彻夜未眠，手不释卷，从申时读到卯时，中间数度悲痛难抑。这部小说用残酷的频率一次次将善良人们的美好生命毁灭给人看，让我深切感到生命的易碎易逝。

我的“突然想到”是看到了生命的易碎易逝而引起的心理反应，我的经历也似乎是早已在预演我后来时常突然想到的那种不幸。1997年底我在西安参加会议，临了，东道主盛设酒宴。我酒酣而K歌，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正推向高音，竟突然闭气，往后倒地而人事不省。过了一会儿，我的魂大约是被与会者的呼唤给招了回来，获得新生。同赴会议的单位领导说，他吓坏了，竟紧张地考虑起是就地火化还是运回上海火化。

生命为最终的离开而郑重其事地预演了一次蒸发。它是在冷峻地警示我它的脆弱、它的易逝，这是它给我的一份特别的厚爱和眷顾。得了这样的警示，我于是格外珍惜生命。当然，即使我千百倍小心和珍惜，即使我已经做到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过劳、不熬夜、不气紧、不量小、不焦虑、不急躁，生命还是一如既往易碎易逝的。生命会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飞离我身。这个肯定的结果确实让我常有“突然想到”的紧迫感、责任感。自己有许多能力可及的事，要像鲁迅写在台历上的话：要赶快做！正因为生命易碎易逝，所以我们要像周国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所说的，对社会对自己，都要肩负起责任。而且，正因为有“突然想到”的这种恐惧与颤栗，我们对人对社会的态度会变得柔软和善良。如果，生命的易碎易逝能把人们导向一个温暖的生活境界，那么，这倒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 凯旋门的纪念

文 / 史劲文

所有的纪念都是为了抗衡忘却，而忘却，正是历史悲剧重演的前奏。一个国家如何面对历史，决定了其将如何面向未来。

正值德国国庆日，黑红金三色国旗铺满德意志的天空。近代德国的崛起于二战初期达到顶峰，并以其宿敌法国的沦陷为标志；然而风云激荡，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转眼间土崩瓦解，德国分裂，法国重生。百年世仇的两国似乎再一次进入此盛彼衰的历史死结。但是极权的悲剧与战争的残酷警醒着幸存的人们，仇恨只会催生更多的仇恨，唯有反省与原谅方能真正消弭仇恨。记得一位欧洲老教授曾语重心长地说过，“欧洲诸国千年征战与杀伐，不过将国境线移来挪去，老套恒常。”战后德国的真诚反省与法德的最终和解为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石，欧盟国家间那些各国英雄曾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神圣国境似乎已然不复存在。

欧陆强国鳞次栉比，国境线犬牙交错，从莱茵河畔的科隆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不过半日车程，中间还横跨了比利时。细细想来，互为邻邦、鸡犬相闻的国家或出于利益的冲突、或出于意识形态的碰撞、或出于宿怨的纠葛，战端轻启、兵连祸结，个体被历史洪流裹挟，身形流离、命如草芥，若有理想，要么灰飞烟灭，要么为群体所劫持。罪恶披上正义与高尚的外衣四处横行，张开大口肆意吞噬毫无戒心的灵魂。“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教训便是没有学到任何教训。”彼时如此，今日依然；此地如此，四海皆然。

法国人常说，法国只有一座城市，那就是巴黎。说来有趣，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结构似乎也能体现其政治文化结构。德国历史上邦国林立、长期分裂，直到近代才由铁血宰相俾斯麦首次实现统一。翻开德国地图，从交通网上很难看出哪个城市是德国中心：柏林太靠北，慕尼黑太靠南，法兰克福虽是交通枢纽，可惜又欠些火候。反观法国地图，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网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巴黎。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常被称为欧洲的中国：同样长期实行封建君主制，同样中央高度集权，甚至连吃货文化都如此相似。曾有人戏言，嘴有吃饭和说话两种功能，当其中一项被压制时，另一项便会代偿性发展。这似乎解释了中法这两个东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大国为何都拥有令人舌尖颤抖的美味。

作为曾经的世界首都，巴黎的浮华自不待言。朋友说，在巴黎，你如果只能去一个地方，那就登上凯旋门吧。巴黎凯旋门位于戴高乐广场中心，香榭丽舍大道西端，1805年，拿破仑为纪念打败俄奥联军下令修建，建造过程一波三折，历时30余年，在拿破仑乃至替代他的波旁王朝也被推翻后才终于建成。凯旋门又称星门，因为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出12条宽阔的大道，每条道路宽达三四十米；从凯旋门顶俯瞰，12条大道犹如星星的12道亮光闪耀在巴黎的心脏。

凯旋门的正下方，是1920年11月11日建造的无名烈士墓。墓碑镶嵌于地面，鲜红的墓志铭写道：“这里安息着的是为国捐躯的法国军人”。这座墓碑代表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150万法国士兵。我从凯旋门顶下来时，正赶上—场纪念活动。穿戴整齐、佩满军功章的法国老兵举旗列队站立，前方是仪仗队士兵，身后簇拥着由老师带领的法国学生和围观的游客。鼓点响起，乐声肃穆，两名士兵拔出佩剑，护卫着另—名仪仗队士兵向墓地长明灯敬献鲜花，最后仪式在学生们合唱的法国国歌中结束。整个过程简短庄重，无论稚气未脱的孩童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兵自始至终都表情凝重，显示了对逝去生命的祭奠与尊重。

所有的纪念都是为了抗衡忘却，而忘却，正是历史悲剧重演的前奏。—个国家如何面对历史决定了其将如何面向未来。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与革命的动荡，“自由、平等、博爱”最终成为这个国家的格言，并引领其在历经割地亡国之痛后弥合社会裂痕迅速重新崛起。想起在凯旋门顶时，天色蔚蓝，白云翻卷，可见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与卢浮宫，再远—点的凡尔赛宫更是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切都显得那样平静美好。

纪念历史，最终是对人的纪念。大陆的这头，昨日的伤痕正在阳光下渐渐弥合，而大陆的那头，仍然云谲波诡、雾色凝重。





# 死亡有什么可怕？

文 / 张坚庭

一位长者最近逝世，家人为他举行了传统葬礼，我曾如此形容这位长者：“我和太太逢节日和她相聚，总给她那股温文尔雅，良善又高贵的气质吸引，和我母亲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母亲强悍、带点专横，敢冲敢撞，因读过书，有时不把夫家看在眼里，幸好有她，才能一力把我们带到香港，但我太太的婆婆却相反，字识得不多，温顺，逆来顺受，丈夫前前后后有六名妻子，她虽然排行第五，也生下五女两子。”

传统仪式以避邪为重点，很多忌讳，比如生肖不能相冲，糖包不可带回家，这种忌讳也不能说全都是迷信，当中也有卫生原因，古时处理尸体的技术不发达，要等后人回来奔丧，也没有技术让尸体不腐烂，部分忌讳也只是卫生问题，但城市化后，这些忌讳反而成为独市生意的招徕之道，把死亡教育从家庭单位完全隔绝，殡仪馆显得愈来愈神秘，是鬼魂的酒店，变了走过场，愈快完成愈好，于是家庭一些成员觉得光是传统仪式未能表达对这位老婆婆的遗爱，于是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有基督教背景的追思会。

## 中国人惧怕死亡采取逃避态度

中国人对于生死教育比较落后，尤其有关死亡，我们是采取逃避的态度，在这方面城市人比农村更加落伍，在大自然里，很自然的现象包括有蛇虫鼠蚁，我们都认为是异态——包括死亡，殡仪成为厌恶性行业，每一次进殡仪馆就是一次恐惧安息的学习，于是久而久之提起死亡就是大吉利市。死亡本身是如此真实，又是人生必经之路，实在没有必要避之则吉。

死亡教育，西方比较文明，起码殡仪馆较为人性化，以家庭形式处理，我外母当年到美国探我太太，离开时找不到酒店，她胆大包天敲门求助，有人热心招呼她过一晚上，早上起来才知道是殡仪馆，她非常怕黑，但在殡仪馆过夜，她又不怕，这算是奇迹。

## 西式追思会讲述安息者故事

鬼魂是一般小朋友理解的死后形态，是东形式；灵魂是西方的死后存在方法，是基督教的天堂理念折射。

追思夜在会所的房间举行，有卡拉设备，当有诗歌敬拜、有经文分享，最动人每位亲友都分享和老婆婆某一段时间的故事，不同角度，不同视点，让她的过去更立体，有笑有泪，比如我那天才知道她会偷偷抽烟，为的是怕家人说她不庄重，于是躲在厨房、洗手间，左闪右避，使她优雅的形象良好保存。

我们也许要向西方好好学习死亡不是让人恐惧的历程。

结婚行教堂，殡仪办安息礼，让我们多一个选择，因为安息是必经之路，而安息是那么平静安详，有什么可怕呢？

（本文作者为香港著名导演、编剧）



福寿园

FU SHOU YUAN

生如夏花 绚烂绽放